

近藤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三

口 12  
24  
7



甲  
北四  
歸臺号

伊 24  
號 7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三

成公

起十一年 盡十八年

晉 杜氏 唐 陸氏

集解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

晉侯使卻犢來聘己丑及卻犢盟

卻犢從父

見兄弟

尺由反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

齊

僑其

冬十月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正義案世本卻豹生冀內丙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犢也如彼文則犢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疏公在晉踰年不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書正月公在晉者昆弟或父當是祖字為諱見止故正月誤耳阮元曰正義不以告廟還而告引注兄作昆又云父至者晉以無罪止當為祖字誤非也此公公還非耻故告條注文當正為從祖耳昆弟以儀禮稱謂昆弟兄弟畫然不同言之則定當作昆也

曾

交

三

卷

一

安井息軒曰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李文子諫而止其謀蓋至此而漏故以公為貳於楚而止之

中井履軒曰娣姒之稱自非從嫁皆是假疏兄弟之妻兩人借矣謂吾姒者吾謂長於己者為娣幼之娣故長婦謂稚婦為娣不計夫之長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幼也

為娣非總送相謂為姒也  
伯非畏卻孿 息軒婦人謂其夫曰鳥曰孿忿則聲伯必歸獸亦能自庇其配

禮謂兩皮為儷皮也 孿為其子求婦也  
履軒曰孝叔是畏聲儷兩也故為耦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

聲伯之母不聘聘無媒禮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

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

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

孿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

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孿婦婦人遂行生

罪孝叔杜注是也 耦

林注卻氏亡以下皆 卻氏亡在十七年

傳終言施氏婦事非 在今年事

字鼎曰釋文已音以 儷相敵之匹耦按

是也已殺孔父而弑 亡失也謂為人所

殤公與此同已與又 奪也已音以與又

對其與人對 履軒 對字養也

曰字育也 季女子如晉滄盟

古賀伺菴曰傳未見 是遺便也為輕卻

卻孿淫縱之跡杜以 孿來盟是君親之

成敗論人於其敗者 也為重

必多方誣陷以成其 罪斯其一也傳惟叙其實而鑑戒自彰

乃得歸 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

聲伯之母不聘聘無媒禮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

曰吾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

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

孿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

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孿婦婦人遂行生

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

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

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仇敵也將何以終遂誓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將何以終遂誓

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泣盟也卻孿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

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

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

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

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

明年周公出奔傅郵周邑郵音絹

增註 校本

馬宗璉曰說文云鄒晉之温地周賜晉文温田後為郤氏私邑鄒木自温內分出王符曰郤至食采於温屬晉鄒屬周襄温號曰温季周温地王賜文公温而不未盡賜晉故與郤至賜鄒郤氏既已得爭鄒田杜預以鄒為温則謂鄒亦從温温之別邑不若叔重而屬郤氏解字之精矣

增島蘭園曰姚云使諸侯撫封謂撫王畿千里之封諸侯謂內諸侯

息軒曰能猶仰也如何楷云能猶睦也順適也見于尚書說見于前

遠能邇鄭注

齊召南曰注云傳言郤至貪所以亡但得其一耳郤至以列國

秋宜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峯以前晉郤至與周爭鄒田鄒温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鄒人亭○鄒音侯又音候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温郤氏舊邑○單音善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地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也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在僖二十五年○勞力報反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溱側巾反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

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訟於晉與晉強也晉侯知郤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復爭田又畏其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林註使去責非矣

侗菴曰齊只是齊明齊戒之齊非齊一之義質成之解則不可易陸駁杜口質實也實其相從之信也失之息軒曰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質齊盟質正也正諸鬼神也存參

增註

校本

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華戶化反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穎盟晉侯于河東史穎秦大夫○穎苦果反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背音佩卷內皆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

襄王出居于鄭此  
周公出奔晉皆言  
出者罪之也  
馮氏云瑣宜作璆  
按釋文出素果反  
即瑣為是

郝敬曰傳曰凡自周  
無出非也夫經既書  
出奔矣又云無出變  
幻詩張啓後儒穿鑿  
之例皆此類也 趙  
汭曰王人內京師故  
自周言出傳例非

伊藤鳳山曰危疑危  
誤周禮大司徒以誓  
教血鄭注恤謂災危  
相憂群書治要引作  
災危相憂亦此類

林註上四句是同  
惡下二句是同好

又曰備具也具與俱  
同見大雅桑柔鄭  
備與同對用其義可  
見十二年傳諸侯備  
聞此言亦同 阮元  
曰石經宋本足利本  
壅作雍案周禮秋官  
有雍氏惠棟云古雍  
者說文作雍 履軒曰不庭只是畔違  
不相朝會者庭宜指  
王庭襄十六年傳同  
朝聘皆成禮於庭中  
故欲同討不來庭  
服者 陸祭曰隊猶  
隕也 高闕曰此秋  
蓋白狄也九年秦人  
白狄伐晉此先敗狄  
而後伐秦是知報九  
年役也

疏聘禮賓執圭以  
通命執幣以致享  
贊聘享之幣也  
按昨福也周語天  
地所昨林注報也  
費解  
字皆作雍無从土  
不庭只是畔違  
凡諸侯  
疏禮兩君相見入  
門而縣與升堂而  
樂闋又賓入大門  
而奏肆夏大抵朝  
言兩君相見何以代  
賓入門奏樂聘客

增註

校本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

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

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

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

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贊幣也○好惡並

音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也殛誅俾隊其師無克昨國俾使

失也○隊直類鄭伯如晉聽成楚既成鄭往

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會狄人間

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廁之間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

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相卻

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驚而走出子

反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左傳

卷十三

三

此又范文子言無禮至庭乃奏又縣當必食言則是地室縣在庭今地室而縣樂實非使臣所敢當將登金奏欲以驚故驚走而辭之非飾實耳飾辭樂匪辭也卻至豈兒女子其驚走之意而飾鐘磬乎正義非也存參鳳山曰加遺禮語加猶中也見鄭風朱傳言一矢以戰故曰一矢加遺相遺中晉侯也存參加陵也遺與也林馮李驥曰卻至稱註言若二國有相賁子及不稱主者不責讓之煩言而以谷主道也案讓相一矢相加此禍之責也周禮司救掌萬民之邪惡過失而誅讓之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奠音暮施以豉反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遺唯季反焉於虔反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賁曰傳諸文讓得賁主辭者多曰賁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聞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看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與

食作解存參肉乾人飢而不敢伺菴曰扞即干櫛不食夕暮見也可解為蔽城郭也扞城蔽扞其民如干城二者皆所以扞城然蔽其民此明以公侯世治無事公侯之為民之干城然公侯與武夫與人扞難尊貴極豈能躬身而已不侵伐他國干城亦皆率其武夫世治則公侯同於以供干城之用耳武夫同其腹心相惟邦本為民干城即共扞已民而已亂是為公侯干城也傳則使武夫同於公則公侯為民干城引侯其公侯欲拓境詩則武夫為民干城王制禦武夫以從故扞疑惑有公侯與已志以為腹心今武夫共扞難之解流書陸國披為已腹於騎墻之見不知詩心也制其腹心云武夫為民干城武治也使武夫制已夫如此公侯實使然腹心不貪故也能則亦可謂公侯為民為又如字干城與上文只一意略其武夫侵犯他

共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朝直遙反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隣國所以蔽扞其民○扞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戶且反及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干戶且反又如字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彘彘尋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

曾註

校本

三專

卷十三

卷十三

顧炎武曰傳氏曰國是亂也  
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一說能為如家外  
使之在外扞難故曰為民之干城內自  
干城世亂尚武力公制其腹心之人也  
侯用武夫侵暴鄰國是腹心亦亂也非  
以為搏噬之用故委詩之正

任之無所不至陸  
祭曰所引二詩分屬天音扶本亦無此  
治此上文曰及其序

亂也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  
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  
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  
者同於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得無與前指謬乎又曰制為為如  
字制其腹心謂制御武夫之為腹心者  
正義云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謬矣  
元粹按腹心即公侯乞師深求過理之  
腹心指武夫而言制辭執謙以逼成其  
之者使之不為害也計蓋言或容辭

履軒曰食言盟說意則不得不  
則范文子不能獨守與也  
信故云死無日也謂宣公卒子成公負  
受神之罰一說鳳芻立  
山云外謂決死而戰  
猶死士之死也亦通 顧炎武曰赤棘  
解見元年此重出  
毛奇齡曰晉將伐秦也時召公佐師且  
卻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召公而書乞  
師以諱之後凡書乞  
師皆同 履軒曰不幹以柎木為喻基  
言微而言乞魯人記以墻屋為喻卻子  
之故也  
郝敬曰以一人容止言有所局耳  
決一族之禍雖聖知馮云此只頂不敬  
不及此因晉將誅三說  
卻附會之後以成子  
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成套甚可  
厭也 陸燾曰宣九年孟獻子聘於周  
王以為有禮厚賂之與此傳本是一事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今吾子之

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

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

且涖盟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

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

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 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君命 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

何為卻錡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六

傳聞異辭傳遂兩處說之耳國語記宜伯與獻子事其文加詳案阮元云段玉林註傳明晉侯不裁校本服器作屨器與胡王是也陸繁曰民受服器以屨飾者中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中和之氣也命者天命之性人能循威人所稟受度也命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雖有定順理則壽順命而致福不能則逆理則大故有能棄命以取禍杜云養者養其禮義以牲威儀下注棄其命云于福或本分之外失中和之氣皆非也更得延長不能者又漢書律歷志按此反之取禍補正云文作能者養之以福玩註當作養以之顏師古注之往也往福傳本誤耳敬之就福也此傳孔疏云所施在於養神朝往適於福與顏注合廷百官事神必敬其義為長息軒曰篤在守業草野四聖人因天地之中以民勿使失業也祭制禮勤之即所以養肉有燔而薦者因

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便所吏反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從才用反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

命也禮不下於庶人謂祭肉為膳案盡力以勤其業又禮律曆志作養以之意也侗菴曰敦篤福注之往也此段一字世儒皆連讀非與中庸相發是當解為敦其篤勞與上致敬句相對中庸敦厚以崇禮或問以厚為道之大以敦之為修是德而疑是道可以為證鳳山曰爾雅敦勉也勿為敦篤同義案是說可從傳遜曰注蓋口宜晉侯命非此必治書與秦戮力猶勉力努力傳文簡不及詳耳所耳孔安國以為陳治委曲詳贖目成一力一讀相好屬下文其為書明矣若呂林註晉文以僖五相口宜何其敏給如年奔狄處狄十二年此且秦國群臣多矣年滿秦即世卒也何皆鉗口塞聰而任在僖九年其逞辯重誣耶皆非事情李紹松曰逮悔謂秦悔伐晉師及也說起一逮字見于韓納文八公子晉上世許多事不叙

煩戍有受服神之大事也交神之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宜己命○相息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音獻公秦穆公○音代計反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呼報反戮音六又力幽反字林音遼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碎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持大國○碎音避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六



武億曰此凡兩讀一撰實也

穆公為句相好連下征征伐也秦居而戮力同心讀一以相故以諸侯為東一好屬上穆公為句戮說征取也猶召也力同心另為句元粹想此時有諸侯朝案前讀是今從之戮秦者今無所考

石經宋本作戮崔應榴云戮即戮併力為戮音劉字林音遼說又詳于惠棟補注

林雲銘曰叙相好之始伏下微福於先君獻穆向履軒曰跋履猶踐履也夫草行為跋是對

水行為涉而言杜乃按下文寡君之注以解此文非也

陸察曰諸侯疾之云云劉炫以此語為証是也杜說固矣案中井安井皆同劉說履軒曰不弔猶不恤也

也不若不孝不仁之說又詳輯釋以為死無知矣謂

死若傷輕蔑文公

文公也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草行為跋音患國蒲未及踰越險阻征東之

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

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

圍鄭音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音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賜音亦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

此意致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沈元曰石經初刊作襄公寡弱而陵忽

我字釋文云本或以不得在道用兵故

我字在死字上非也為誣也迭軼通

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

軼突也王篇云車相過也阮元曰閩本迭作迭誤字也按迭者軼之假借凡

浸突而過曰軼陸察曰保城不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

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鳳山曰保小城也又都邑之城謂之保見月令

鄭注晉語韋注襄八年及九年傳郊保亦同王引之曰赦與釋同釋解也故

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

聲相近也息軒曰食苗為繁食節為秦使闕克歸求成在賦

增註

校本

二事

卷一三

寡弱也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緄氏縣迭直結反又音逸費扶味反緄古

侯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

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

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闕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

王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穆襄

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康公我之自出

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羣

甥晉外

僖三十三年

成十三年

李紹崧曰涑川王官皆晉地其事經傳無見惟文二年秦伐晉黃河千里而一曲取王官及郊羈馬亦晉地名

履軒曰東道之不通謂東諸侯之與秦不相交息軒曰此與上文征東之諸侯而朝諸秦相應言康公絕我好故東之諸侯不復朝秦秦亦不能東通於諸侯也是斷辭若康公自絕不通何言是陸粲曰稱舉也言不肯加惠於晉而舉盟元粹案此與王震同可從輯釋稱訓道却非又曰夷亦艾也

周禮稻人作萑艾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納公于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七年康猶不

後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是以前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

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

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郃艾

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

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

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日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

舊德以追念前勲言極呆就景公即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車厲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

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

命日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

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一心於狄日晉將伐女

君來賜

君來賜

君來賜

君來賜

君來賜

夷之秋細而艾之鄭亦圓文耳

注夷者以鉤鎌迫地聚聚眾以拒秦也

艾之也蓋艾夷同重上有師役戰等故

言之者以圓文耳變文以避之也

案垂木或作陞非阮紱文徵作傲毛云

元云說文垂遠邊也作微後人誤之晉

陞危也其義各別作景公卒在十年準

垂是也馬宗璉曰前文寡君二字行

尚書呂刑奪攘擄虞補正一篇之中稱

鄭注云擄虞謂擄擄寡君者三我君者

春秋傳虞劉我邊陲一寡人者五

謂相奪以相撓擄也疏白狄蓋狄之西

馬宗璉曰劉光伯偏屬蔡州也

以寡君為使臣自稱赤狄之女由白狄

已君之諱呂相雖奉以納文公故得以

君命兼有已語故稱白狄為昏姻

寡君疎按自昔逮我疏晉於白狄或別

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有昏姻不必赤狄

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一心於狄又古字通用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僖三十三年

左傳

至實圖利之乃曰相  
伐晉厲公詰秦之辭按曰字以下至不  
故稱寡人按說又詳壹皆登告晉之辭  
輯釋可參看 陸榮 吳天上帝諸侯盟  
曰春秋經傳中書赤 辭所無此辭多誣  
狄白狄皆擇其號文 甚言之耳 二余  
公所奔之狄傳不言 字秦伯自道  
赤白此杜臆說耳孔 楚道秦人用心不  
疏曰未心晉於白狄壹其盟不足與固  
別無昏姻斯言是也故宣示諸侯以懲  
履軒曰大戎狐姬創不壹之人  
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斯即也或屬上句  
吾皆狄也故及難重 語助也  
耳奔狄是季隗之前 已有昏姻也季隗  
赤狄之種也非白狄 白狄獲而納之豈  
足為昏姻哉汪謬 王念孫曰廣雅應  
受也言狄人受君之 言且憎君之無信  
是以來告我也周語 晉語俱有應且憎  
之語章注皆訓受故 此文長贖必非口  
凡言應且憎者皆謂 宣傅氏辨之矣

受且憎非謂應各也 倭才也不才者自  
鳳山曰備聞之備 謙之辭也時人以  
俱也說見前年 倭為賢論語或曰  
息軒曰君有二心於 雍也之言可證  
狄以下晉侯命呂相 西仲云此文所謂  
繩秦之辭故改稱寡 能勝人之口不能  
人傳欽明主意所在 服人之心作者本  
故舉此三專耳 屬蛟室屢樓讀者  
何妨鏡花水月今 唯略紀大意可矣

馬宗璉曰劉劭爵制 口古得功也  
曰秦依古制其在軍 疏漢書商君為法

增註

校本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各秦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  
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  
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  
三王 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閔戶老反因音恭 曰余雖與晉出  
入 出入猶往來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 疾亦痛也暱親也○暱女乙反 寡人帥以  
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  
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  
之意以寧 豈敢徼亂 徼要 君若不施大惠寡  
靜諸侯

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也 俾使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  
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  
侯是以睦於晉 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專以正秦罪 晉欒書  
將中軍荀庚佐之 荀庚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 荀庚代荀首 荀  
錡佐之 錡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 錡代韓厥 荀營佐之 錡代荀營 趙  
旃將新軍 旃代趙旃 郤至佐之 錡代趙旃 郤  
欒御戎欒鍼為右 郤欒御至弟欒鍼欒孟獻子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帥軍帥乘車士  
繩證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左傳

成十三年

賜爵為等級其帥人戰斬一首者賜爵皆更卒也有功賜爵一級其爵二十等則在軍吏之列自一不更第四也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為不以曲者敵直皆士也又曰不更者故不書戰則信十為軍右不復與比更五年韓之戰雖秦卒同也續漢書官直音曲亦書戰志劉昭補註引之

諸侯親行不親戰也蓋皆別次以待戰也

馮李驪曰因大宮不能入還屯軍于國中市也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燒其能入還屯軍于鄭國市此系難知但同時被殺必是近親之市也林注自豈歸故相傳為此說耳非林注于駟既盟國人

遂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燒其市

息軒曰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

增註

校本

渠丘公卒葬比公密州立

義不食其祿也

不討逆者成其惡也他日俟其來而執之非霸討也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

秦魯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

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佳反曹宣公又初宜反更音庚因音汝復扶又反

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

京兆高陸縣人渭也○麗力馳反

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成肅公卒于瑕終劉

言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豈求入于大

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豈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

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也反軍于市己已

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而盡焚

之焚燒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駟班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駟武邦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

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宜公庶秋負

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宜公諸侯乃請討之

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

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

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而致

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

七專

卷十三

十一

成十四年

歸 又曰賤聘而貴逆之 其文始闕若修時 禮也故昏禮唯書逆 已闕傳應言其故 女而不書納幣八年也若實不納幣則 經書宋公使公孫壽非所略也 衛定 來納幣壽宋卿故從 公卒子獻公衍立 而書之魯使大夫納 秦桓公卒子景公 幣不書乃其常也非 立 闕絕也

惠棟曰國之宗臣故 孫氏出于衛武公 至林父八世 曰宗卿書曰記宗功 是也宗臣兼同異姓 故漢之蕭曹亦為宗 臣

息軒曰傳叙所以書 林註不激晉伐則 歸也 為安民 家疑叔 王符曰郤欒食采於 誤叙或作家家 苦號苦城叔又曰苦 叔叔輾轉相訛 城地名也在河東 臨 林註將以其家于 池東北 履軒曰苦 恐非 駢字篇 成家猶言苦成氏也 疏釧五升所以罰 詩傳釧用上曲貌 不敬也釧郭也著 旨美也思語詞也文 明之貌君子有過 際之間無所傲慢則 公然明著釧角見 我無事於求福而福 飲燕君子與人交 友來求我也 履軒 接非有傲慢之心 曰釧釧同毛詩作 釧故萬種福祿求來 又周南酌彼兕觥 歸之 風稱彼兕觥並不見 宣元年已發此例 罰釧之意杜據周禮 今復發者彼以喪 以為罰釧非也 此 娶嫌非正禮也 引詩取義在後二句 侗菴曰思當從集傳 為語辭柔酒甘 柔也先言釧酒之美 以此下文君子德

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玉同秦伯來無傳 一年大夫盟於蜀而不 赴以各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 之強其丈及見賢適反 定公不可夏衛 侯既歸晉侯使郤欒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 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 也同姓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是伐故安

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 衛侯饗苦成叔成叔甯惠子相相佐禮惠苦 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釧旨 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 以罰不敬釧陳設之貌釧五報反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 敗必 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郭許 邁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十一

行之義注然不用以罰不敬等皆賢  
辭不可用解思柔為思柔德尤迂疏引  
周礼小胥職異義韓詩等以證釐為罰  
然釐自有二義不可拘卷耳酌彼兕  
觥良粗有釐其角未始為罰爵猶勸人  
酒爵不敬皆謂之觴也

郝敬曰上傳曰稱族尊君命也此傳曰  
舍族尊夫人也俱非也前書叔孫後蒙  
前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不書於義  
何屈 何菴曰稱稱辭言其屬文易云  
其稱辭也小其取類也大此為的證或  
解為後人評稱春秋之書如下文所云  
未允林云稱權衡更舛 又曰杜惟解  
微而顯一句不差以下皆失之志而晦  
明記其事而旨趣隱微也婉而成章其  
辭婉曲而文章明著也盡而不汗鋪叙  
詳盡而不流於汗穢蕪雜也皆舉其相  
反者以明之杜注殊憤憤 履軒曰注  
汗曲是讀為迂也非 趙汭曰此或君  
子之言但傳為稱族去族發則西耳

人平以叔中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  
許以是所封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  
母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

亦微也謂約言以文微婉而成章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謂直言其事盡其實而不成章謂無所汗曲

懲惡而勸善善名必盡惡名不非聖人誰能

脩之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

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

林註夫賤者之稱

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

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

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內如字無禮必從已始

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衎之母弟

一音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舍其重器於衛寶器○舍音捨盡寘諸戚寘置

孫氏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宜十

紹其後日仲氏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息軒曰曹伯有罪亦  
來會故從服異之例

本以東門為氏至  
嬰齊紹歸父之後  
改曰仲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十三

成十五年

書曰同異

惠棟曰傳止華元于

河上則華元未至晉

時在晉境耳而云自

晉者魚石以華元有

平晉楚之功懼以晉

討為復之故書法亦

耳蔣景云履軒曰之

據傳文華元將奔晉

至河乃還則經不當

書奔晉及自晉歸是

經傳不相合者注回

護更撰出告辭不可

從

又曰合注其會又會

者大夫自相為會然

後與吳會也息軒

曰晉雖與楚通願未

為親睦恐不得會諸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公至自會無

夏六月宋公固卒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

辰葬宋共公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宋殺其大夫

山不書氏明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冬十

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具

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即諸侯大夫而

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息協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

及音秋許遷于葉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

也○葉舒涉反

侯於其地疑鍾離此

時屬宋

趙汾曰凡稱人執者

史策之恒辭稱君執

者經變文與伯王以

討罪之義傳例不知

篡奪之罪重於虐民

陳氏討其君不罪其

民皆非 增補合注

乃殺天子而篡之以

隨子臧而亡民情大

不及民乎胡傳以晉

侯執得其罪故獨書

爵足破左氏之謬

李紹崧曰節猶分也

聖人順天應人不拘

常節如舜禹受禪湯

武革命之類其次則

自守已分而不取下

愚則越分妄行篡竊

負芻以庶子守國

以致國人不義舉欲

可見矣而猶謂惡

疏雖身犯不義而

惡不及民者

湯武革命之類也

節猶分也人生天

地之間性命各有

之分林註禮節也

節猶分也人生天

地之間性命各有

之分林註禮節也

節猶分也人生天

地之間性命各有

之分林註禮節也

節猶分也人生天

地之間性命各有

之分林註禮節也

節猶分也人生天

地之間性命各有

也○葉舒涉反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

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

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于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次守節

謂賢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宋為下

楚將北師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十四

成十五年

林註制敵之道見利則進按此謂敵有可乘之利也

林註來書欲報楚侵鄭之師

世本公孫壽生大李紹崧曰子反司馬也聽令尹之言武澤也華父督生子中軍也而聽下軍家生秀老老生佐之言晉楚勝負已基于此

世本公孫壽生大李紹崧曰子反司馬也聽令尹之言武澤也華父督生子中軍也而聽下軍家生秀老老生佐之言晉楚勝負已基于此

左傳

卷十三

十四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盟在十二年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陸衆曰注鱗矐孫依世本當為曾孫案朱也桓公生向父帶本或作帶今從石

陸衆曰注鱗矐孫依世本當為曾孫案朱也桓公生向父帶本或作帶今從石

沈彤曰有宗族之族有氏族之族宗族之族若所謂以親九族二族不虞之類是也

氏族之族若洩孔子子人為鄭三族趙韓魏為晉三族之類是也此所言戴族莊族桓族乃氏族之族也隱八年正義謂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最為明析而顧氏日知錄林註恐國人怨桓以此為九族之族誤氏逐華元遂滅其矣 侗菴曰桓族之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十五

少師寇鱗矐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正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葉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出桓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魚石曰右師苟獲及雖詐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僉晉楚



強固可畏然味苟獲及句只是言元為桓族所復而遂討之報德以怨元必不敢不敢以義言不以力言也注未當華元智士又兼國政得民心其大功難一縷數杜以二事當華元請討蕩澤之頗拘劫子及固為大功合晉楚之成口子山即蕩澤名山血未乾而一矢相加字澤世本則以澤遺詎足為大功且元為名未詳功豈止于此耶履軒曰猶有戌在向成蓋別與華元有親也以免耳非以其賢字鼎曰子山蓋蕩澤之字經不書名亦從否也馬宗璉曰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息軒曰睢音雖字當從目本或從且作睢非

今不從華元而歸則不得復入宋矣

之成劫子及右師詰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會以免宋圍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大夫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此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復扶又反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

陸繁曰說文曰滋埤

增水遺土人所止者

又曰決行流也言去

土而行水也

趙汭曰向為人大司

寇宋六卿之一不書

石舉重息軒曰少

司寇大宰少宰則非

卿雖告亦不書杜謂

四大夫皆卿則失之

又曰據正義注魚

石上疑脫以字

侗菴曰主人守財則

盜憎之君禁人為非

則民惡之各思逞其

欲未始論是非曲直

末世情態每事類此

故直言有時而發乎

不得已猶可以免如

閉宋城門登陳守

林注為十八年魚

石復入彭城傳

者族同罪同獨書魚

三卻卻錡卻至卻

也害嫉也

古諺與周語諺曰

獸惡其綱民惡其

上似林註主人非

得罪於盜賊而盜

賊每憎嫉之上人

非得罪於下民而

校本

增註

校本

校本

校本

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登丘而則望之則馳絕句騁勅景反

決睢滋滋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制及睢魚佳反音怪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

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

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

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

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卻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

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增註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成十五年

好為直言則多所犯下民每毀惡之直觸必罹其禍林注言言亦然

主人非得罪於盜賊木冰見五行志按而盜賊每憎疾之上唐書凝霜封樹謂人非得罪於下民而之封介介冒也俗下民每毀惡之直言謂之樹嫁諺云樹非有納於禍難而禍嫁達官怕

難每隨之林釋上二秋文雨如字公羊句稍通下二句全然傳云雨而木冰也錯解又未曉上二句按兩于付反

起下二句之意文公卒成公原齊召南曰按漢書五立疏此時樂書尚在陽施不下通下陰施厲末為卿而得名不上達故雨而木為見經者蓋以撰卿之冰零氣寒木不曲故書

直也李廉曰公羊以晦為書與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

鳥路反好呼報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

也始與中許靈公畏徧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喜穆公子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於軻反又於玷反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鄆陵鄆地今屬潁川郡○鄆謂晚反又於建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及欒黶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公諱者耻輕於執止

公至自會無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言自其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

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莒丘晉地舍之莒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未音條

歸命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乙酉

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刺七賜反殺也

增註

校本

正二十九日公羊是諸公被執者皆諱也

息軒曰據傳鄆陵之內有故不及戰期不書此會公為國

不書此會公為國不書此會公為國不書此會公為國

杜不喻傳以記事釋經故云耻輕於執止

又曰曹人請於晉故從國送之例書歸

增註

校本

左專

卷十三

七

息軒曰五年經冬十一月已酉天王崩傳曰十一月已酉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勝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為宋竭乃以御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諸洧陵侵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履軒曰傳文固不謹嚴侵伐相通而言何嫌於異文注泥

息軒曰覆掩也掩其不備

馮李驛曰鄆陵之戰通篇凡分四大截乃興師至以為外懼是未戰前事甲午晦至公從之是將戰時事有渚于前至免使復數是正寫戰事且而戰至宵遁是既戰後事起將伐鄭結三日穀皆詳文字語合中間欲反不欲戰執戈以逐

三處提撥為通身之關鍵也

蘭園曰當吾世指當世言吾字不必拘林注云當吾為政之時非也朱申云晉為伯主不可自我而失諸侯得之存參李紹

國語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此此昇者彼分中軍為二將將上而佐將下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死亡不復存唯韓厥在耳卻至佐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餘皆罷

增註

校本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

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

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陵敗鄭師也皆放此

夫渠不徹宋師不徹備○天音扶微京領反鄭人覆之敗諸

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陵夫渠洧陵日反一音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卻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代卻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卻至

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卻犢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

卻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孟獻子曰有勝矣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楚子救鄭司馬將

本○句古侯反與音預

增註

校本

三

七

年鄂陵之戰也  
 宋彬曰周易視履考詳釋文本亦作詳  
 大壯不詳也鄭王肅作詳善也是詳與  
 祥同下文詳以事神即善事神之謂  
 傳遜曰正義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  
 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思  
 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  
 故曰詳慎也即敬慎詳祥古字同  
 不敢恃其盟誓乃所 民生即德施惠也  
 以事神耳 蘭園曰用利即義建利也  
 詳祥同通然此不必時順即禮順時也  
 為祥說文詳密也揚 上下和以下即總  
 諒肯子注審於事也 論上事而包刑正  
 凡詳審於事則其用 信守二句也是以  
 心必精精則必純一 神即詳事神也  
 而誠故曰詳以事神 先王成立我之眾  
 又曰民生句承上 民無不於汝先王  
 文德刑二句林云德 得其中正言先王  
 以施惠故民生厚刑 使民得中也民生  
 以正邪故民德正是 敦又覆說上事以

中軍子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  
 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以  
 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群生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  
 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  
 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是以神降之福時無  
 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  
 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莫不盡力

也杜解云財足則思 謂戰陳人皆致其  
 無邪單承一句誤矣 死命補其殺傷空  
 義足以建利故利 闕之處齊同語  
 周上下而用無不利 善言也結盟而皆  
 詳可以事神故凡處 之要言而消之民  
 事無不詳審而各得 不知上之信其進  
 其即杜解求為確林 與退皆得罪人人  
 云義以生利故民用 不知已之性命將  
 自利是也詳以事神 至何處其誰肯致  
 故祀事有貳單指事 死而戰乎  
 為祀事非 林注禮  
 以順時故民時皆順 信以守物故百物  
 有成 息軒曰上極亦當訓中言人各  
 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 陸彛曰  
 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關之 不專謂戰先  
 者 息軒曰盡力以從上命謂供軍興  
 致死以補其闕謂兵力有關致死以補  
 之存參 惠棟曰雀慢易注云瀆古贖  
 字傳皆以瀆為贖 陸彛曰是時晉國  
 無釁而楚以利求鄭 自啓兵端不能順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而疲民以  
 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  
 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慮也不整  
 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十八

時休民故曰好時非謂妨農也息軒曰此覆上文而駁之杜注是也正義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息軒曰人恤所底人各憂其身命所至止如何也底本或作底底丁禮反與底別案舊本亦作底今從石經宋本岳本侗菴曰出曰治五久曰振旅古之道也勝敵而歸入國時所為晉從就也

以入乎國即其事舉惠公不能振旅則其身虜軍敗可不問而知也此卻至譚國惡而云然杜解未切但七年傳中國不振旅言不能振整師以禦侮列自一義顧炎武曰不復從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息軒曰從猶就也謂就敵軍邲之役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

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存參  
宇鼎曰歷歷筆言迫  
著也注亦備非也  
楚軍迫著晉壘晉  
林注軍屯必鑿井結  
人不得出而陳疏  
窳以自給今為楚歷  
閔通也為楚所歷  
晉軍戰地迫狹故自  
塞其井自平其窳以  
井夷窳以為戰地  
為戰地又不可出陳  
於陳中也  
故結陳於軍中也  
林註晉軍勝楚是  
王引之曰案下文曰  
天蹙晉於亂亡晉  
將塞井夷窳而為行  
不勝是天弃晉以  
也則塞井夷窳正所  
安存童子豈知此  
以疏行首非決開營  
意按是文子意中  
壘之謂也首當讀為  
之語然方事之能  
道疏通也謂通陳列  
豈及之乎  
隊伍之道也井窳已  
馮氏云二卿惡至  
除則隊伍之道疏通  
於在陳雖是六閭  
無所窒礙矣息軒也  
合而陳以下乃  
曰窳通佻偷也  
複說也  
間隙也隙可乘者有  
按晉語唯有五閭

增註

校本

偽逃楚可以紓憂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  
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  
季反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  
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  
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  
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  
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憂  
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壓晉其未備○陳直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匄古害反○曰塞井夷窳陳於軍  
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  
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  
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  
至曰楚有六閭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  
○窳勅彫反又勅吊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  
反惡如字又烏路反

左傳

卷十三

十一

六、馮李驛曰林注兵者陰之道故行陳不違晦以上五句兵貴月盛之時晦為五間下四句為第是月終陰兵家六間按第六間當只忌之

指在陳而累合而加豎以下乃複說也案探曠可參看

臧琳曰據說文巢知左傳本作輶輶為兵車高可以望敵如鳥巢之在上故從車從巢今作巢省文輶澤中守草輶也杜以為車上為輶巢輶俱是輶之正義云巢輶俱是別名

樓之別名則嫌於樓

上加樓矣何焯曰左繡王曰以下九壓壘故可望蘭園也字七矣字一半曰皆聚於中軍矣張字歷歷可指右效幕矣甚置且塵上矣何也字只一見無皆乘矣左右執兵而問答痕迹

下矣皆是叙事但聘而左右何也及戰乎二語王問之辭中間數語皆省之林皆以為問辭誤甚案是據中井說亦

不整不整鬻軍而不陳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顛顛喧譁也各顧其後莫有關心

其所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輶輶兵車高加巢以望敵也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虔敬也於先君

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顛且塵土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鬪椒子宜四年奔晉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懼合戰與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

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

知然否姑存之厚陳厚也

服虔曰賁皇州犂皆按中軍王族四字

言曰晉楚之士皆在連說僖廿八年傳

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中軍公族橫擊

州犂言晉強賁皇言之註公所率之軍

楚強故云皆曰也林註元字句一說

何菴曰服說勝杜但王字句杜無明解

以皆曰為州犂賁皇按射其元射其首

二人之言則未盡耳也上爻為首據下

此係二君左右所云射其王中目則王

也宋徵壁曰時州犂字句今姑从林補

在楚賁皇在晉故兩正易以外卦為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

之族同齊召南王族南小半坤為國南  
為王卒誤非說詳讀國賦也雲白眼離  
書勝錄 姚鼎曰射自先无離无異張  
其元王句中厥目句自也震為竹矢也  
此海峰先生之讀元簣在田云初為此  
粹案校本元字句非上為南外卦可證  
也今訂正 履軒曰初為趾上為首咸  
首三句辭詳賦目語卦可證目屬首震  
韻除此外乃為一為矢飛之而射者  
者之辭元大也元王雷勢也按元首也  
猶言巨帥也復卦無明夷九三南狩得  
離象而杜王張離義大首謂得上六指  
者因南國賊而附會紂也與此同象上  
焉及起子推陰等皆為王師隨離三卦  
不可從 惠士奇曰可證五為真王上  
此與僖十五年傳十為僭王亦通或以  
乘三去之筮皆夏商周易解此云初九  
之易也或據周易以元吉晉也上六迷  
解之皆不得其義蓋復凶有災者用行  
夏商占七八周易占師有大敗以國君

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賊也南國勢賊則離受  
其各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  
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賊國賊王傷不敗  
子六及射食亦反中丁仲反  
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淖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也違避步殺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步殺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  
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冒失官慢也去  
而御失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  
官也○離力志反注同

九六其辭義各有異凶楚也可備說  
同不可強解也 馬疏有元帥之天任  
宗璉曰呂忱字材曰何得專意廢之而  
濡甚曰淖 劉炫曰為御也秋文捧載  
族者屬也屬謂中軍擊之則公軒起也  
以中軍夾公耳非謂挾擊起也潘庭之  
宗族之兵 履軒曰黨襄廿三年申解  
公行親軍名 侗菴虞之傳塾辭於此  
曰大任指車右車右同 當時有同名  
雖不如元帥之尊然者故舉其父以別  
既在君右則其任大之 王震云一葉  
可知言已當國大任為一札大玄云比  
他人不得專代之如甲為札蹕又作蹕  
杜解則任字專字全音攢類篇曰聚足  
不相照顧孔疏以專貌見于通雅  
為專意廢之更迂 履軒曰救陷車車  
右之任也他人為之是侵官也將自有  
將事捨而與他事是失官也注御字失  
當 惠棟曰蹕古文作蹕蹕獨立也群  
經音辨云蹕才九切鄭康成讀七札一

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  
已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蹕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黨潘庭之子蹕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才官陷堅○起鳥黃反蹕在尊反又在損反一  
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子  
以射王 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  
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爾射  
詰朝爾射猶明朝是戰日○朝如字因音汝  
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射食亦反占之  
日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甲異姓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  
仲反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增註 校本

七專

卷十三

三

甲之度也揚雄太玄曰比札為甲賈公彦周禮疏云一葉為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六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林註免其首甲而甲以七札為數也徹趨走疾如風皆致七札者猶貫甲也恭也  
伺菴曰大辱國世儒疏誅茅蒐深也鞅多謂如此則他日必聲也茅蒐絳草也至厚國隨迂當就曰急疾呼茅蒐成鞅前言蓋將帥無知謀也附注在戎之服而施施誇其伎藝意自要以下注於脚大辱國也息軒曰誅謂厲於下與言爾若射必死於藝附相連周禮兵車禁之令不射也故下韋弁服鄭注韋弁文叔山丹曰雖君有以鞅韋為弁又以命為國故子必射為衣裳間則也履軒曰日月並因王親文近一作與音象而言焦循曰風預今以之近誤也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肅然但俯下也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跋跋弓衣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鞅韋之跗注君鞅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也鞅莫拜反又音妹跗方于反注之樹反鞅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傷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禮○為

謂走逸免胄而趨風擗舉手于首也與即免胄而趨走也揖相似晉宋儀註王念孫曰訓問為近賈人待賤人賤人於我無取一本作與拜賈人擗卻至是也言以君之靈得當聘楚故識王與蒙甲冑也莊十年諫軍中反間也時昭二十六年傳杜注鄭軍亂走使輕兵竝曰間猶與也劉獨出其間逆距鄭炫曰楚王云無乃傷伯亦諫之類也鄭平恐其傷也答云敢伯前視輕兵不復告其寧告其身不傷顧後因得自後登耳魏驪云不有寧也其車以執鄭伯也以傷為寧此與魏驪旌鄭伯所建當是同臧琳曰劉說是交龍之旌強盛旌依杜傳文敢告二字之叢也為警今既敢告不寧子在君側叫他緊連文則知與無乃傷急隨君也與下句乎相應矣又不寧寧不連此說見于左也依本解亦通不必繡舊本博士家說訓為傷說詳經義雜亦然

于偽反禮伊志反揖也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鞅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溷戶昏戶本二反欲遣輕兵單日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圃府勿卻至反翰音韓譟音牒輅五嫁反乘繩證反日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弑中熒戰在閔二年○因起呂反熒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天謂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三



記 武億曰君命之辱猶他傳云拜命之辱耳前文既以介者不拜故此單言君命之辱與上致告不寧句正相比馬宗璉曰周礼九拜九曰肅拜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賈疏云軍中有此肅拜惠士奇曰三肅使者而或云以手搏劍晉退為十七年來書譜人取其人投之也邵至張本 穆文熙林註其人中晉人曰再辱國君謂射楚之車折其軾王及獲成公也 陸稼義子重令尹故祭曰言謙則非輕兵 孰旌以麾楚人降矣蓋兵交必有謀在 卒在晉陣中者其間所以規候形勢

息軒曰謙能潛入 按整是形暇是神敵軍鄭兵乱走其君此二字包括七書左右必無多人遺數 林註雖急遽之中人亦足以距之故弟 好以間暇為勇翰胡欲謀輅之耳 元粹案去其旗之去職也見閔二年增注 息軒曰子在

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戰死楚師薄於險也 叔山丹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王有死藝命 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丹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有過人之能 甲丁仲 囚楚公子夜 為郤至反 之設反又市列反 見譜張本 〇 獲 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扶廢反 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 又問其餘 〇 因音 臣對曰好以暇 暇問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君側言子當在君側以衛君也敗者以下乃說當在君側之意 顧炎武曰敗者豈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為豈天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陸祭曰敗者豈大此文未明疑當當極飲器也 作益存參 元粹案其使人自名也好以暇唐石經初刻 無以字惠棟從之似 補正識記也謂其是 能記往日之言今

宇鼎曰識記也言鍼按杜意亦似如此能記前言我亦能記 林註識禮誤矣也案此與陸顧諸說 左繡曰戰見星二句束上領下章法而戰見星未已此全 亦整暇之極 叔結上文見鄢陵之戰如斯之烈而久也戰甫畢而子反便命軍吏察夷傷補卒兼將復戰亦見子反之剛悍不撓 姚鼐曰子反命軍吏疑當作子重命軍吏是戰蓋子反之卒奔子重未也 風

不可謂暇 食好整 請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往於鳩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 承也 〇 攝 苦臘 日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也 御侍反 〇 七報反 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知其以往致飲 〇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〇 復扶才用反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亦傷 補卒乘 補死 繕甲兵 繕治 展車馬 展陳也 鳴而食唯命是聽 復欲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日蒐乘補卒也 蒐閱 秣馬利兵 〇 秣音未 脩陳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二十四

山曰下文子反曰臣之卒實為蓋其卒此時既奔命軍吏者必子重也姚說是也元粹案依下文子反此時既醉安得下鷄鳴而食唯命是聽之令哉姚說洵是增鳴亦從之

陸榮曰周禮辨師展賢韞非子等陸榮曰周禮辨師展賢韞非子等陸榮曰周禮辨師展賢韞非子等

息軒曰史記晉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陽穀依文豎字在上似長又曰入楚軍軍也此謂營壘

馬宗璉曰鄆元曰瑕破水東南逕瑕城南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璉案鄆注瑕地在下邳淮陵縣境

過亦以責子反失於子反之卒不奔其太深

息軒曰而女也  
侗菴曰此敬子重之疏微無也縱使雖言也言借令先大夫無先大夫有此舊無此事而大夫所命事今大夫將義命側安敢不義之而從已敢不以為之義矧先大夫已事灼然乎  
可遵依乎側敢不義句杜解近之林注言已敢不引義自裁近於

固列固堅也○陳直蓐食申禱申重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食楚粟三日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

而亦聞之矣蓋圖之聞于王自殺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

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壞墮魯邑齊衛皆後非

見公壞戶怪反宜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

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

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

增註

校本

將行公會晉師也  
疏刺公子偃不云  
弟以廢弟故也

左傳

卷十三

三

林註申重公宮微  
戒守備是分爲二  
句也 馮氏云守  
于公宮是穆姜之  
所忌也

陸彙曰言宣公薨負芻篡立國憂未息  
耳未遂說子臧事也 顧炎武曰謂君  
薨大子殺 息軒曰宣公卒於師國人  
慮有不虞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其大子殺負芻篡立國人將從子臧之  
事以不言而言之下文寡君即負芻此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言欲廢公更立君○因音

汝公待於壞隤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  
申勅宮備

是以後戰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  
戰期

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  
觀晉楚之勝負

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擘將新軍且  
之屬

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

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在十年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弭從子臧也既葬國人皆將而又

詩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

子謂子臧也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

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  
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

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

公如初復欲復公逐季子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

又反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孫僑

始及大子負芻則而  
又討我寡君不可  
通三家皆失之

曹伯既執而賢公  
子又亡是大滅之  
也

息軒曰傳釋經所以  
名告是諸侯稱各  
罪責之事

惠棟曰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  
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  
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宋君  
曰玩下召豹於齊及昭四年傳則服說  
爲長 傳遜曰此必先奔無疑傳逸之  
耳 圖龍洲曰魯兵寡不敢過鄭故請  
晉師來逆也 息軒曰魯師次於鄭東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二十

故聲伯請逆於晉師陸云注文聲伯戒若豹在魯師安敢單十五字當在不食行過鄭唯豹在齊師以待之下豹奔在故聲伯得使謀告豹僑如前見昭四年而請逆于晉師耳服按此段頗難讀陸說是也元粹案為案以師逆以至四食二句中并安并二字屬待之下理或氏以為叙事非戒聲然非杜意是也蓋聲伯已使間此時豹奔齊不歸使告豹請逆于晉師故唯食其介也欲及還慰其勞為食一說豹已在齊聲於鄭郊使者以逆師伯知其賢不忘魯至則聲伯不食既四故使豹請逆于晉日以待之矣於是先因為設食戒豹須食使者而後自食也晉師至方食晉逆杜注固謬履軒云聲四日不至故不食伯為食於郊而與使侍之及至先食豹者約以不食而待是矣使者豹也仍杜之謬耳息軒以按晉侯謂似告子為食於鄭郊為欲急臧林註恐非

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戒叔孫以必須所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伯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營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宋反侵陳蔡不與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之有季孟

往晉師以使者為豹亦謬矣使者即間使息軒前說使謀告豹云云謀與間使自別亦不免為微誤

龍洲曰若不殺行父行父歸魯必叛晉矣

龍洲曰止執也謂囚于晉

待待晉命也

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魯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欒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若去蔑與行父是

鳳山曰社稷之臣謂任國之安危者也履軒曰亡而為讎謂亡屬他國

息軒曰戰國策注焉反語薛孟子雖褐寬博我不憚焉及此焉博我不憚焉及此焉得請季孫其惠多字皆反語辭也

傳孫曰奉君命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

朝上二子魯必夕亡屬他國

得請季孫其惠多於賜邑矣

不衣帛不食粟見襄五年及魯語

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

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

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齊楚則

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

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

圖其身不忘其君

後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平救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

奔齊

扈歸刺公子偃

豹于齊而立之

齊聲孟子通僑如

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

意甚明息軒曰奉君命三句利其君不忘君命謂奉使請季孫其身謀其身不遺於魯之命與私謂却其友

卻讎吾與子國親於使聲伯使事不成公室及吾為子請邑則必以辱命得罪之言謀國家謂若去是為棄善人

即不戴謂不戴於晉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召上漆後字看一

所請即遂君所命是說此時即召叔孫不忘其君也蓋叔孫奔齊在僑如前故其生子等昭四年傳甚明說已見前輯釋可參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八

阮元曰石經奔字上有遂字乃後人所增

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

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使立於高國

難先奔齊生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

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之難乃且反

獨與鉏俱為姜所指召叔孫

而獨殺偃偃與謀

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

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

難乃且反

齊靈使立於高國

聲孟子通僑如

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通僑如

惠棟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成十六年

鳳山曰今下添位於七人之下一句者是古文簡處存參

息軒曰晉執曹伯歸之京師十六年赦而

郤至稱伐詳于周語駮數也

此時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筆佐之郤擊將新軍郤至佐之

周語郤至求蓋七人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况在侈卿乎魯語又云為怨三府夏書五子之歌

卿傳亦終言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位在新軍而求掩其上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亡功所以明怨也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

邾人伐鄭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刊單尊

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龜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

秋公至自會傳無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偃來乞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傳無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脈闕○脈市軫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無

子矍且卒無傳五同盟○矍晉殺其大夫郤錡郤擊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

增註

校本

襄十八年楚公子格侵費滑歷定

左傳 卷十三 二十九

趙方曰陳氏曰傳見六年鄭伐周馮滑救晉不書至襄二十晉廢故杜知之三年始書之今案凡高氏鄭地書救皆謂直救其國

都或伐敵則書伐以救救而後書但書侵侵不足言救陳氏於此發義過矣杜云從告亦非後倣此何休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反何休云人生有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命督行遭命摘暴有疾周公植璧秉圭未聞死可祈也故願以身代武王疾愈杜解之

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廬起居反衛北宮括救晉侵

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

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髡楚

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洧曲洧城臨洧水○

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

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乙酉同盟于

禱自裁○難乃且反祝之又反

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長楚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

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

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刑會孫武子

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而人所以怪之

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

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

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頃音傾秋七月

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柯陵首止終伐鄭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之事

氏爲短釋言云言中街謂

伺菴曰蒙衣本婦人之靈衛門謂之闕

之服慶克與婦人並注街舍間道也闕

載各自蒙衣使人認街頭門也相言同

爲二婦人並乘輦杜婦人蒙衣也

注雖簡意必然亦字謂猶告名而告之

方見克與婦人各蒙使改其所爲故又

衣世儒以蒙衣義相不出所以激怒夫

人陸曰蒙衣者爲婦閉門蒐索外客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解失之

案注家本或作家非也。阮元曰宋本足利本作家是也。顧炎成家或作家訛。武云此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為季氏宰之宰解家宰非氏宰之宰解家宰非。

炎武未見舊本故也。焦循曰葵有數種神農本草有冬葵子即蜀葵也。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為蔬不令其老指之令生嫩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刷是葵能自衛其根傳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注失之。張天如曰蒙衣兼蓋耻孰甚為鮑子世卿而不言則美以正國矣雖亡足不為病而仲尼顧短之歎竊汝水之上。

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率

文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

宰匡句須吉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白室

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

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

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

葉向月以蔽其根言鮑率居冬諸侯伐鄭前

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

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初聲伯夢

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

於反樂音洛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

反音戶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

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齊侯使崔杼

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

疑凡稱仲尼者恐左山海經神困之山氏斷以已意而重言黃水出焉東流注之使人信耳與稱君子洹

郝敬曰此因聲伯將廣雅云玫瑰珠也死禮舍用珠玉附會目靖韻集云玫瑰之至云三年不敢占火齊珠也合者或占之夕死怪誕尤甚用玉或用珠

息軒曰用珠玉實死者之口謂之舍

宇鼎曰從隨也案

林注余字句注云今衆人繁多而從於我疏今衆繁多而從三年矣句注云又過余三年余此夢凶三年矣言其久也存災散在衆人不在

參宇鼎曰聲伯未也案衆人久隨嘗占夢今而占之然是無衰兆也夢兆無其占辭則亦未占無傷於已或應在之也注謂數占夢誣亡事或云懼不敢甚存參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一



成十七年

無復理有當死豈  
戒數占夢而已哉

欲遣國勝告難故  
今待進止之命在

于清地非是使還  
待命

林注高將以盧降齊

息軒曰陽諸本同下  
皆作羊注同武王望  
陽或作望羊陽羊古  
同音相通然岐出非  
是此亦當作羊

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齊侯與之

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

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

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

殺國佐傳○降戶江及晉厲公後多外嬖外嬖

愛幸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終如士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卻氏童晉克之子宜

八年卻欲而廢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廢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

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欲固壘卻至使楚公

子枝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鄆陵戰

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卻犢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公告樂書

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乎謂鄆陵戰時楚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

也○使所吏子問卻至以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

公使覘之信也覘伺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

又千子曰瓜田李下  
君子遠之鄆陵之戰  
號桓叔叔生惠伯  
卻至見楚子必下而  
談談生周林注君  
又受其遺弓本非待  
何不試使卻至奉  
敵國之礼此來其得  
藉口而行謬也

林注是樂書設計  
使公子枝告晉公  
也 卻至私使人  
召楚子來伐晉已  
為內應也字氏云  
召寡君與然卻至  
同句法謂以一事  
召楚子也寡君下  
不可句此此役也  
晉襄公生少子捷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一

息軒曰欺謾也謂輕侮之卻至射殺寺人於公側故怒為輕侮已也

侗菴曰雖死君必危言事不成而死猶足言已雖死君亦為使君危怨君之甚欲一洩已憤以自快不道其事之必濟也

馮李驥曰無與即多怨徒死無益

侗菴曰其謂君何言無可辭拒君說詳成朱注君有臣而君二年

息軒曰言君身必危君乎不可謂君有罪也僅在三年保

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

食亦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

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計多

怨者易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

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

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

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

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長魚矯請無用衆

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社社

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

郤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

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矯及諸其車

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樂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字鼎曰人君失民則君之命而享其生其身危應上君必危祿於是乎得入有解不得安君位非

陸祭曰爭命言不受陸云爭命不受君君欲殺之命而與之欲殺之命與之爭爭也傳稱晉公子重也亦通

耳之言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林注偽若一人將

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訟曲直於郤氏莫大焉與此卻至薛位謂當時隨便所指正同履軒曰社坐之處此時已至

標端也正義三郤榭矣

應公殺已謀欲自安避其凶威

未及謀而已死故云

將耳其謂不至榭也威當之威或作畏

侗菴曰卻至其人誤也

不凡但爾時胥童猝出不意故惶遽遁走自吐實情逃威只言其黨聚夥威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三

言離題專就君威命之威言晉拘逃藏之解更矣謬 惠棟曰康成論語注曰大夫於朝士於市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言不施德於三郤故也棟案論語尸諸而遠殺之罔氏云市朝孟子若撻之於此對逼而不討設市朝案隱謂市之行於事無所當蓋帶列有如朝位故曰市也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魚御軌以刑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立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施如字或式或反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童劫而執之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樂書之內款孫曠曰無辱是特命套語即

若今所謂不勞之意杜注恐非 馬宗魯曰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未全本賈說與下肆其門外不貫

陸彖曰晉語韋昭注晉語注曰避其兵違兵者能違其兵難難卒存趙氏卒存趙氏今未可考案宣四年鄭子家以殺君此論是也云畜老猶憚殺之息軒曰言已畜於趙汝輩不能事君而氏不可謂無恩矣然欲殺之何用名我晉討趙同趙括音能為哉去兵不肯助趙氏况可晉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及其田而已當晉討趙氏武從三郤稱名是有罪姬氏畜于公官非厥也書偃殺胥童乃存之也此又云孟姬兩下相殺今書晉之讒夫孟姬存趙氏殺是國討也胥童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誅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因起呂反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也巢釐楚四邑遂恃兵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十四

而厥方說其讒則所是書偃殺之而受云違兵不謂違其兵國討文者蓋傳并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論受國討故云皆說未是當以杜注為書曰晉殺其大夫正案晉殺其大夫焦循引惠士奇春秋說以非傳其說大是文長不載詳補疏州蒲當作州蒲說詳十年息軒曰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弑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士句來聘比事而觀之貶意自明故傳直言二月即位統經所以書晉侯

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二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個以家怨害晉童而晉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晉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晉童**傳前年經在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齊殺今春從告  
其大夫國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復扶  
又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輕遣政反晉侯使士鮑來乞師音房十有二月仲

息軒曰厲公無道諸侯或同心懼楚而脩禮諸侯中心說誠異於服異服故曰同盟

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

侗菴曰孤始願二句言雖享如此之大福亦惟天使然耳人力絕不與也陸深玉堂漫筆曰晉悼公入告群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難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皆有在字

增註

校本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杅虛杅地闕○虛起居及邾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息士鮑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一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能自固○詩照反對曰羣

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案服虔本辛巳作辛未臧琳曰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久而不朝何也齊召南曰按此時不臣孰有過於樂書中行偃者乎悼公不此之戮而逐夷乎五等所謂行事適機宜耳又按程滑當必在七人之數案故

字屬上句為是

林注故字當屬上

伺巷曰師只是師錫杜屬下句姑從之

帝之師眾也宮中有士士官掌刑政者

司小吏雜然無數乃故使殺國佐也內

至相與逃入夫人之宮之朝朝群妾之

宮言其勿遽怖懼之處蓋齊侯召入與

甚注頗于傳遂曰齊語而殺之世族譜

重公竊誘佐入宮而齊國雜人有華免

殺之其衛從之師無士字師逃註未

卒不知謀乃逃入耳詳疑有誤脫傳云

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

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

武公曲沃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

故以為癡者之侯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殺音叔齊為慶氏之難前

國佐殺慶克○為干偽反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

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

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

及死故傳明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

國弱來奔弱勝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湫慶

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既齊侯反國

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二月乙酉朔晉

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

殺音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

一始如字反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匡乏困

救災患匡亦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

計反節器用節省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

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荀家荀會

增註

校本

亡專

卷十三

三十六

師似指公衛從之士國佐衛從之師倉此亦一說案安井卒不知為謀乃逃同古賀中井增島各入夫人之宮耳或有說離題筆記可參云師逃人名殺國看息軒曰上傳云樂書皆非杜意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云云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

言數而貶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即位為禮也杜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繁駁之洵是說詳附注王引之按犯時之時疑衍日施舍之言賜予也附注欲無犯時四猶云布德惠注非說字與上文不類當已見宣十二年元在後民無謗言之粹案此句總冒下八上公族大夫職掌句分說王說是息軒教誨孔晁云無忌為與下匡之一句復先為公族大夫今可謂不知文法矣悼公改授之武子龍州曰振起廢業困為大傅孤也士蒞

滯之人 息軒曰不為司空卿也今使  
縱私欲以犯民時言 二人居其官而修  
土功必以時 元粹其法也 二人大天  
案校本引附注以是非孤卿也辛之先  
句為錯簡似是 將右行因以為氏  
齊召南曰右行辛注 僖廿八年晉作三  
文似有殘缺當云辛 行屠擊將右行疑  
之先將右行因以為 此人也亦采邑名  
氏 林注辛即賈辛 御戎是御之尊者  
也

馬宗璉曰淮南兵畧 上士也掌群右之  
訓云論除謹動靜時 政勇力之士用五  
吏卒辨兵甲治正行 兵者屬焉卿謂軍  
伍連什伯明鼓旗此 將卿御謂若解張  
尉之官也高誘注軍 御御克之類先有  
尉所以尉鎮聚也 宗員今省之軍尉  
又云前後知險易見 兼之荀氏別族世  
敵知難易發斥不忘 本文周禮無駟月

欒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  
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右行辛為司空  
使脩士蒞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弁糾御

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  
諸御知義戎士尚荀實為右司士屬焉司士

之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  
共時之使共音恭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

尉攝御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  
司馬魏驪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藉

偃為之司馬偃藉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相親以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  
為使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

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  
舉不失職官不易官守其業爵不

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

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公如晉

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

還此候之官也高誘令鄭注七駟謂趣  
注軍候望者也 馬襄廿三年有御  
又曰韋昭曰程鄭晉 駟天子十二閑馬  
大夫荀謹之孫程季六種諸侯六閑馬  
之子杜注乘車公車 四種閑馬廐也閑  
也乘馬御蓋即為公二百十六匹四種  
御 謂齊道田駕

王引之曰方常也恒 注勇力皆車右疑  
象傳曰雷風恒君子 作勇力車右之士  
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  
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遊必有方  
鄭注並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  
注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  
物注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  
事 又曰師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  
小司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  
群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  
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  
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官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旅車於師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七

宋城

師又卑於正故八職楚子鄭伯取朝郊師旅在正之下正亦子辛皇辰取幽丘謂群有司也師不陵而皆合兵以伐彭正旅不偏師言小不城也故曰同伐加大也注謬矣詳見楚納五子於彭城經義述聞以害宋而毒吳晉息軒曰傳文入歸誤或云國逆曰歸外錯歸順辭入逆辭國納曰入傳文錯誤逆而立之當曰歸內齊小白入于齊無有所不受而諸侯納位也備侯鄭復歸之則當曰入今試互于衛復其位也蔡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李歸才蔡諸侯納法無不合者而歸復之也以惡若此魚歸入復入於文又順石及晉彙蓋是也此其誤錯無疑杜據曰入者唯謂君曰誤本解歸入觸處皆復入者唯謂臣杜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云通君臣者據大何邪元粹案此說略而言不復曲細可從息軒自以為破為別也天荒語雖然據讀左林注所以惠楚者

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郊楚子辛鄭皇辰侵

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取朝如字郟古

洽反郟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

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

立之曰入謂本無位而復其位曰復歸○復歸

音服一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諸

曰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音魚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

無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

及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

以間五彙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

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

丈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

筆記所引前人太田何也不令之臣天元貞既有是說其舉下所同惡也

桓十一年莊五年歸入之例甚確校本所引或說亦恐太田說此增島所謂割讓前

人說以為已說者非疏夷庚非地名夷平也夷道也吳晉

顧炎武曰林氏曰吾往來路由彭城是也按似是地名故

自軒曰間離通俱也曰要道然辨命論亦亦鄙我猶憾故杜

上注云此吾患也附注逞快也對

信卷曰崇尊重也乃魚石為快姦人諸

未切書救誓四方之助賊其心皆離林

多罪通逃是崇是長注使奸邪者得快是信是使崇長一字其心何為于偽及

並見崇自崇長自長顧慮也言平日事義本不同惠棟曰晉正為今日能恤

增註校本

左傳

卷十三

三

按繁欽辨惑曰吳人宋耳否則何為事者以船楫為車馬以之

巨海為夷庚藏宋緒驟是疾行之名從晉書曰司徒王謚謚書即疾朝于晉也曰夷庚未入衆輿旋

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庚通也蘭園曰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是庚為道也夷平也

夷庚猶平道大道平喪大記云君夫人坦如詩所謂周道如砥於路寢

砥是也息軒曰云疏欲求諸侯從已披其地以塞夷庚則必先勤恤其急此取彭城即是塞夷庚謂文公成霸安疆杜以夷庚為地名非自宋為始言今宋也陸繁曰且事晉有患不可不救也二句言宋平日事晉附注此直就悼公何為哉正望其患難今日而言安得遠相接耳以此知晉必指文公也按驟或

恤已也正義詩云作疆非附注也他載驟駸駸是疾行來友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侗菴曰驟有疾速頻數一義驟朝當從頻數之解玩上下文勢自明左傳中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邾人驟至等語可以為證疏引詩為據牽強息軒曰杞伯未必一朝輒請昏且朝有玉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辦請為昏蓋傳終言之驟當訓數又曰勤勞也先為之勞正義此謂文公成霸安疆自宋為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陸繁曰成霸安疆直就悼公今日而言安得遠指文公也姜希哲曰以使臣之班爵定師之寡多以大國之使故加敬所以為禮也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語其德政勞力報反語魚據反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

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

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

而來見也見賢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己

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君薨之道冬十一月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

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

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

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對

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

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伐

在十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十二年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

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

元年圍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

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書順也家安謙世適承嗣故曰



成十八年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一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三

阮元曰葉抄本皆作音  
又曰按作與故曰音餘葉抄本亦作與  
作亦作與轉寫之誤  
○傳十二年好惡好惡並如字又上  
呼報反下烏路反陸繁曰依後二反  
義勝裏十一年傳同

成經十一年傳且泣音利又音類不媻本又作聘匹政反○今本亦聘

無媒亡回反為奴音似必利反又音祕不復扶又反下文注復出皆同

伯與本亦作與前好呼報反注同候人如字本又作郈人音侯○今本亦郈人

與檀徒丹反令狐力丁反經十二年傳之難乃且反交贄

本又作擊無壅於勇反有渝羊朱反殫本亦作極紀反卑

必爾反本又作俾呼報反盡云莫本亦作暮重之直用

反之治直吏反下注治世同享宴許丈反舊又許亮反本又作饗宴音於見反徐於顯

反不倚於綺反則折之設反朝而直遙反朝日朝徐音朝且之朝趙趙

居黜反一扞難乃且反干城戶且反本亦作扞又如字為搏音博

之市制以駁邦角反必復抹又反經十三年道過古承反又

增註

左傳

卷十三

三十一

阮元曰字韻段玉裁校本作韻集是也

古臥 伯廬力吳反。傳而惰徒臥反。為介音界輔相息亮

反下 盡力津忍反。勅力呂靜字韻與騶同。辟麗力知反。

今本 甲我必爾反本亦作押下。甲冑直又反。之疆居良

反 不詢思巡反。擅及市戰反。恐懼丘勇反。幾死我君本或我

字在死 殺地戶交反。奸絕音滑于八反。亂撓徐許高反。傾覆

孚服反 之隕于敏反。逞志勅景反。俘我芳夫反。不復扶又

反 箕音基一。芟所銜反。瘡音夷本又作夷。之聚才喻反

傲福古堯反。與女音汝下同。同好呼報反一。我寡君讀

亦作 狄應應對之惡君。烏路反。以懲直升反。要也一遙

反 欲道音導。將中軍子匠反凡將某軍者放此以意求之。麻隧音徑扶

風音經。迓本又作誅。子般音班。子印一丹反。守

手又 欣時如字徐云或作欬亦音欣。經十四年傳

反 又以為如字或于偽反。而宥音又。子相息亮反。叔傲本又作

觥古橫反。其觥徐巨彪反。好禮呼報反。復伐扶

反 疆許居良反。而晦呼內反。婉而怨晚反。懲惡直升子

衍徐苦反。國也夫音扶。不聳息勇反。盡寘之鼓反。經十五年

世子成音城。共公音恭。欲挾音協。無咎其九反。同好呼報反。傳

將見賢遍反。應天應對之應。不拘九子反。子囊乃郎反。以庇必利

反又 暴隧音遂。數戰所角反。少司寇詩照反。向帶音帶本又

作帶○今。大宰音泰。戌在音恤。故去起呂反。於睢徐許惟反又音

○傳十四年敗焉。敗必邁反。陸祭曰敗焉以自敗為文。宜讀如字。○不內。內如字。徐音納。陸祭曰徐音是。後凡言弗內內之者皆放此。○酌飲。酌市略反。又張略反。陸祭曰張略反是義與勻通。

增註

左傳

卷之三

十一

○傳十六年覆之、覆徐數目反、一音扶又反、陸祭曰、一音是、○復從、從子容反、或如字、陸祭曰、如字是、○輕窕、窕勅彫反、又勅平反、陸祭曰、窕他彫反、又他平反、

陸祭曰、嗒呼瓜反、

綴登丘而望之則馳絕水涯本又作崖登陴毗支

樂裔以制州犁力兮而驟仕救傳見賢遍經十六

年著樹直略非使所吏傳近鄭附近陂彼宜覆之

一音芳又反灼陵音勺又七藥反為晉于偽居守手又

非使所吏下應應對烝民之承反敦龐莫邦瀆齊

徒木奸時本或而罷音皮本亦作疲下所底履

反吾不復見子矣一本無喪列息浪反以紓音集

睡集又作輯音同亦七亟數所角盍釋戶臘晨歷

於甲反徐范句本又營壘力軌王卒子忽反誼况

○今本亦喧譁音華本為櫓音魯人宰音泰官名大

求張幕音塵上時掌為行戶郎反下左將子匠反

同帥所類反下戰禱丁老反或萃於似醉陽長丈

反激南古狄共王音恭夾公古淪焉得於虔遠其于

反掀公或曰掀引也胡根反一音虛斤反之黨一

作潘魁之子黨案注云黨潘魁之子也則傳文不

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繫

皆無七札側八反徐夸王苦瓜中項戶講韎韝徐

蓋而屬章玉介者音界使者所吏反注今擅字林云

手輕兵遣政反內旌音精為國故于偽乃射食亦再

發如字徐盡殪於計搏人音博軾音式之麾許危日臣

人實之使所吏反下閒暇音閑不使所吏反得犒苦

○折軾、折之設反、又市列反、陸祭曰、市列反是、復凡折軾折股折肱折其齒之類皆放此、

增注

增注

增注

增注

卒乘繩證反展陳如徇日反似俊蒐乘所留蓐食

音申重直用反逸縱子用反能見賢遍反三日穀本或作

穀誤君幼本或作君幼弱之覆芳服反臣之卒從此已前初

隕于敏反盍圖戶臘反子鉏仕居反傲備京領反設守手反

未弭亡氏反殺音試不復扶又反下及以伯一音

敢過古臥反又使者所吏反之介音界下文敢而

後食一本作聲不與音將主反子匠我斃婢世淫慝

吐得反則夫音扶若朝如字吾為于偽反相二息亮反偃與

謀音預始見賢遍反亦間徐音間廁之間語諸魚據反不

見賢遍反又經十七年北宮括古活反柯陵古河反狸

○傳十七年祝宗祝之又及陸祭曰祝之六反

力之獲徐居反傅為質音致治曲直吏反驕侈尺氏反又

與婦人如字徐音預于閔音宏相冒亡報反譴我直革反

譴責遺戰反相靈息亮反處守手反而索所白反

別鮑音月又嚮日許亮反本亦作危行下孟反涉洹

恒音瓊瓊求管反含象本亦作哈反自鄙一本又作自鄙盡

去起目反而譬必計反魚矯居表反而楷古毒反械也戶戒

反軍帥所類反居守手反敵使所吏反君盍戶臘反覘之

勅廉伺也音司又易有以鼓清沸反結社而甚反徐

而鳩坐處音慮反一朝如字為軌本又作厥少詩照反道

吳音導下伐駕如字一釐力之反經十八年鹿圍音

增註

左傳

卷十三

四十三

○傳十八年以間，間如字，又間廁之。陸祭曰：間廁之間是也。○台谷台勅才反，陸祭曰：台他來反。

傳一乘繩證反易別以政反下癡者勅疑反之難且

反王湫徐子鳥反止逋布吳反逮鰥古頑反淫慝他得反賦斂

力驗音又節省所景反不從子用反本亦作魏顛

反苦果孝翁本或作憐渥濁於角反右行戶郎反士薦于委反辛

將子匠反下弁本又作糾居黜共時本亦作供省

卿所景反令軍力呈反鐸待洛反訓卒子忽反乘繩證反惡其路

軍帥所類反下以上時掌反三百乘繩證反惡其路

反以惡曰復入本或作以惡西鉏仕居反徐猶憾

反戶暗吾鬻許斬患難乃且反世適丁歷反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四

襄公 起元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九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上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增註 校本

萬斯大曰春秋之世疆大兼併疆場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為楚有諸侯豈遽圍之即圍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端未屬楚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為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為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疏九年傳曰會于然則以宋華元與圍沙隨之歲寡君以為嫌者亦非也 元生 粹案萬說是也中井履軒亦以為傳文憤林注書不從晉而憤不得經旨履軒在宋決也亦以見復當時未見經解諸書霸之難一說料前而其說往往與彼土軍能獨當鄭諸侯

左傳 卷十四

巨儒暗合其高眼卓之師且止見晉悼  
見可追慕也近世有舉止安閑有霸略  
奉左氏如著龜而故也 疏此時晉韓  
意排擊履軒者甚則厥伐鄭諸侯次以  
至罵其所著與左氏待  
無閱之書所謂室於簡王崩靈王立

怒市於色者非邪恐仲尼之徒之所不  
為 阮元曰公壬夫石經以下皆作  
壬漢書古今人表亦同陸氏穀梁音義  
壬音而林反顏氏匡謬正俗作王夫以  
壬為後儒所改非也此年正月庚戌朔  
不得有己亥故知  
誤

侗菴曰登只是登庸地已非宋有追來  
之登謂保護之也注使屬宋耳非謂天  
解為成稍迂回  
復宋有言追書者  
為國既列為國非  
楚以彭城封魚石  
彭城故以魚石繫  
宋人之志在攻取

阮元曰河東有垣縣  
無東垣縣周禮注說  
文及此杜注皆行東  
字宋本壺丘作甄丘  
非也  
成此為叛人使  
取君之邑以為一  
國之主

息軒曰傳例將甲師  
衆曰師此傳云晉師  
自鄭以鄭之師正將  
甲師衆之例傳雖非  
經比然晉亦稱師不  
言將帥之名則其為  
微者可知矣蓋此役  
御不往各遣偏師以  
助晉而又無勝敗足

人邾人杞人次于郕郕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

○郕才陵反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

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冬衛侯

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營

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

己亥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 謂之宋志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賓諸甄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甄丘

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犬子光為質

於晉光齊靈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 敗其徒兵於

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 於是東諸

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齊魯曹 晉師自鄭

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鄭

故不書○僂如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為韓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

增註

校本

七事

卷十四

七

言故經不書耳非以獻子先歸也

履軒曰知武子來聘林注襄公新立故禮也禮者禮其繼好曰禮也

而已矣與王喪沒干涉經注十月初王赴未至正義又援曾子問作說皆曰護傳文而強解耳不可從

趙汭曰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以朝聘為禮蓋無足辨杜云

未赴胡云已赴皆其成公論卒僖公立未爾阮元曰儀禮論蓋與成三同盟聘禮賈疏兩引傳俱與父盟則得以名作小國朝焉

息軒告其子但此時鄭曰作焉似長趙汭從楚嫌其已昔前曰葉氏曰此乃彊弱盟不合更以名赴相傾何謀事補闕之故杜明之也傳云云周官春朝以圖天七月庚辰鄭伯卒下之事夏宗以陳天經傳皆言庚辰而下之謨天子之禮也庚辰七月九日故

知經書於六月者誤而非字誤

息軒曰豹至此為卿末將軍帥衆故稱故始見於經說詳於師衛將尊師少故成十六年傳

稱將小君齊國之女嫌齊非諱故明之虎牢此時屬晉不稱晉者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也一說彭城非宋有而繫之宋虎牢鄭地而不繫之鄭皆子奪之正也

馬曰匹牛曰頭今履軒曰靈只是惡諡并言之耳

矣注引謚法大失傳按靈公之為靈蓋文之意中庸文王之古語莊子等可徵所以為文與此語氣焉按攬親身棺

正同或云古有雅琴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三

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迂迴疑○鄆才河反

又子且反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

之小事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

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

鄭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論古困反又

胡村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秋

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齊如字執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

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通

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

齊靈公之為靈也蓋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

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以自為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三

郝敬曰夫魯以千乘瑟頌琴頌瑟之名之國豈之一概用于婦未必遂虧于姑此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為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引抑詩者言智者不專在此告之善言則順從息軒曰君子至哲矣之為美德之行論季孫失事穆姜之生日母死曰妣義禮以下論失事齊姜公是成公之妾定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如所生齊姜是其引詩者言凡為異祖嫡母按今事妣妣以洽百禮之禮今以虧姑成婦非禮奪姑材以為婦棺是之物與詩義異故陷齊姜於非禮非以神不福佑豐年篇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疏諸姜是齊同姓祖謂祖考妣謂母高之女嫁齊大夫為祖父母以下總括在妻者宗婦是同姓

陸繁曰宗婦非大夫之妻齊侯陵姜姓之女蓋言諸姜蔑萊子故刀弓欲與頌琴觀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養余亮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語古怪反知音致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為酒為醴烝彝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鬼與也偕偏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非禮

之宗婦耳杜注不可使送諸婦來魯耳錯看正義楚君被林注萊姜姓故召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之矢有羽似鳥故也任此患者為寡人稱集集矢息肩皆也同菴曰杜解自譬喻語一說圖報委疏於人字句絕失楚恩是寡人之任杜意陸察曰非異人也宋云使我免棄任為句正義以任字力背言之責者全下屬非也得之傳遜賴汝群臣矣曰上文云以鄭故集按襄世三年楚子矢於目即為成公文南之子棄疾曰君云非異人任不亦替臣有禮唯二三子乎若然成公與鄭自與此語勢少異為二也蓋成公謂楚疏先君既葬嗣君王為鄭受辱故自任正位乃得建官命之以報德耳故下文臣十六年晉侯改云云此雖前人未及服修官是其事也可以理推也雖題曰未葬則皆因舊事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故言官命未改陸應非我任之而誰與云官命猶言公命

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辭楚役以負擔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鄆陵戰晉射楚王目○圖食亦反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非異人任絕句在音壬一讀至人字絕句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瞞我言盟誓之言○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孟獻子曰請城虎

增註

校本

左專

卷十四

四



非楚子任患之謂此謂成公之命未改說似有理後儒多信耳後傳云無失官之非是若以為任報命並同今齊果德之義則與下若背不至于戚之會矣之句不相應鄭字泛言寡人字切言猶孟子重言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豈為贅乎杜注不可易臧琳曰棄力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于鄭也息軒曰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者而言之力兼指撫下者而言之此當以作力為正履軒曰子罕服鄭之功在吾子當國謂總領國事也按上三請字請於不必言攝二十八年齊也此語謂獻子慶封當國注曰秉政謂城虎牢也言請也此何以攝為正侯皆賴之義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繁曰官命猶言公命謂成季漁曰虎牢巖險公之命未改耳凡云邑在鄭之西而楚

牢以偏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郟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信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

官者昆謂國家後傳在其兩鄭挾楚以云無失官命又云官抗中國者賴之耳之師旅其義並同今城之可謂良策傳遜曰陸說甚明杜矣林注虎牢漢時謂未葬未免喪亦以謂之榮陽成阜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楚伐具始于此君即位施於國內者出盟于外者蓋晉此外敵兵爭宜以時侯謙以待人欲若制豈可以此為例乎相就盟訖入城也息軒曰郟之會晉此長檮本非刻期唯韓厥荀偃蓋二子聚會之處但晉侯以獻子之言告知武為盟誓出城耳故子也伺卷曰晉之不得以長檮告廟所難惟齊使諸侯會築虎牢晉所憂為何待乎言告者一足以此王人盟與僖八會築請於齊齊人年洮之盟同單子應之苟瑩得命於盟盟王所命也故晉君也履軒曰偏註云使

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居反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

增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五

猶近也。壓也。謂威權。陳本非同好。故雖漸壓上人也。僂。未後至不貶也。若陳必有奪意。息軒曰。同盟于雞澤。盟訖亦當更與之。鄭新服故曰同盟。盟不得使大夫也。又曰。戊寅盟。此雞澤諸侯在。而大夫自之餘事。故經不復揭為盟。于是始。月。蓋略之非誤也。補正。衡山。蓋丹陽。按。衡山在丹陽。校本。縣之衡山。今名橫引。補正。是也。說又詳。山去鳩茲不遠。馬宗璉補注。齊召南賈逵云。組甲以組亦同。又按。組甲以綴甲車士服之。被組綴甲。校本引賈逵。練帛也。以帛綴甲。可從也。說又詳。惠棟。步卒服之。馬融以補注。前輩皆從之。組練皆為甲裏。按馮李驍曰。子重既克。而歸。侵其乃別將林。注。子重止于衡山。則以組飾之。及紿帶歸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有理。然與杜異存。

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秋。公至自會。無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

正義。楚人以君子之參。馮氏云。子重既言外。貴子重不得為克。而歸鄧廖。乃別後世君子。杜故云。當將也。按。兵伐楚時。君子。馮李驍曰。子重遇心疾而卒。地下見子反。不知作何語。

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如晉始朝也。公即位。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

張天如曰。禮不可過。不可不及。知武子謂天子在。則魯君不宜稽首。晉侯矣。辭者是而稽者非也。

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東表。東方之外。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五

惠棟曰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澧水西北形外蓋形水之外入海即地理志曰如其水曲而近城之水矣形如聲相似然處則澧水即形也

陸彖曰三十年傳司馬令尹之偏注云偏屬一說偏佐也佐也此羊舌職為祁

雙者相負挾怨之名此當是奚孤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曰不為詣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今舉職之子是舉其偏屬也偏者羊廂之名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故訓

奚佐赤是其子故云舉其偏

同卷曰釋文夫字絕者成其得舉位官句是也唯善故能舉也官位一也慶文其類七字一申語方相辟耳

尉佐同掌一事故為建一官三事成  
吳子前會浦不至  
越六年而後會鍾離今雞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  
來一是見悼公和我而來也想壽夢于此亦有大斟酌

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或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

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形外與士勾盟水名

而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

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

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為下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

雞澤單頃公王卿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

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陳秋叔孫豹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七

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殺其僕也下曰至於用鉞此戮當是殺之乃以御也無失無逃也  
 此言絳之宿心奮行耳非為今日之惠棟曰韋昭曰辭陳事而言也  
 其辭狀也  
 伏劍謂仰劍又身俸頤煊曰伏劍即負劍右手拔劍有似於按以順為武對亂負故曰負劍聲轉曰行說師衆在軍之伏劍史記刺客列傳衆也犯謂犯違軍王負劍負劍遂拔墨令而放舍罪人也子節葬下篇壁猶負不武謂揚于違命劍而求其壽也傳亂行也不敬謂絳中言伏劍而死者皆自懼死放罪也及連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夫盟之匹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敵之宜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謂拔劍以自刎 宇及也絳與于皆有鼎曰斯疑道爾林云罪而絳若不討罪使臣為此司馬之官人後復益不武不文理終不順廣韻斯敬則非直絳有死役也存參 韋昭曰罪于亦有之是絳有死其事無犯其令之死罪連及于干是為敬命息軒曰此也致訓謂前日以句魏絳自陳已所宜漸教導之也 死守之職犯犯法也下古作尸大命軍旅文云臣敢不敬又云之命 細玩妙執事不敬皆覆說此處乃只在以及至句敬字社注是也 於四字上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于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從敢請歸死於司寇致乃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楚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八

楊子則已罪更重無之官同無犯謂不逃辟謬矣不能致訓為人所犯也

以下文從頭說陳素教之不至其義自明杜亦未瞭然傳成公卒哀公立

遜曰請歸死於司寇赴同稱薨附姑稱注大鑿絳方自裁以小君及哭成喪書

司寇王刑故以為詞葬今定姒三禮皆耳履軒曰敢以為其嫡母既薨則君

請言請勿死也注請得盡禮其生母按便無死使字恐衍文定十五年姒氏卒

馬宗璉曰韋昭曰即定公夫人定姒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也與此同論不赴

禮記正義云凡正饗不稱不成喪唯為食在廟晉悼以公食及哭已與此異禮

大夫禮而饗壯子於漢書注嗣紂紂反廟因以爵祿告請先按音紂下脫紂反

君而策命之使佐新二字字典曰孫恹東嶺收嗣直蒙直

柳二切地理註之

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諡也赴同附姒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

葬而冬公如晉陳人圍頓前年何忌之師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

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音紂一音童韓獻子患之

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音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

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

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

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夏戶雅反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

歌鹿鳴之二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

音紂紅反譌失其下紅反二字也

陸祭曰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杜此注

即用韋昭說爾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

則此下文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韶夏納夏章夏齊

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此傳直言之三不

然則肆夏之三亦當同說此事而云金肆夏是其一繁遏渠

是其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一名今文王大明絲則兩

按劉說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呂叔玉說王之三以文王為

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首并取其次大明過是二渠是三此雖

未見所據要為近之按辨誤可參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九

次韶夏納夏二篇為三也夏有二名者以魯語知之也按二辱字義少異亦實主之辭

王念孫曰臣不敢及以樂藉牙禮也臣上亦當有使字三疏牧是州長伯是夏文王皆非夏使臣二伯皆諸侯之長之樂故曰使臣弗敢三曲皆名夏故曰與聞又曰使臣不敢三夏劉謂肆夏一及若云臣不敢及則樊遏二渠三秋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又引呂氏說見下君所以勞使臣又云魯語云四牡君之君教使臣使字皆不所以章臣之勤也

可省也小大雅譜正敢不拜章今按以義及太平御覽禮儀外傳例之此重拜部二十一引此並有當作拜勞不然與使字自唐石經始脫下重拜重但未知使字而各本皆治其杜意何如耳又按外傳出拜賦拜嘉誤非也

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音洛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壯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勞力報反勤勞平聲酬芳非反

皇皇

重故魯語節為勅晉魯節者恐其割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之賦也獻子既明聽朝聘之數是晉受其無與而又欲借諸侯朝貢無異天子節以供晉命蓋以而傳以為當然可怪利動之矣

也故愚謂傳本晉人按林注使頓人伺作耳

齊召南曰杜注不言侵伐之故陳人怒無終國所在漢書地理志石北平郡無終故無終子國是也

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節以自助○晉侯詐之為明年叔孫豹節世子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伺間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增註

字鼎曰諸華華夏之列國也謂之中國蹀英沈彤曰有之謂

校本

增註

校本

有如是之人終舉后經世鈔四字突說  
解蓋以其忘國恤思國策海大魚同此  
應壯喻晉侯思獲戎語奪而不盡亦進  
而不恤諸華之叛也言一法

宇鼎曰羿都于窮  
石故曰有窮履軒  
曰絳語未畢公銳於  
欲聞故揮口為問耳  
非怪不次

帝嘗時堯時皆有  
息軒曰羿名善射故羿是善射之號  
好事者因羿彈日之非人之名字不知  
說其實羿只一人當此羿名為何也  
以此傳為正說正義  
說非也

宇鼎曰寒國名伯明伯明君此寒國之  
寒君名蓋伯明新后時棄泥不收采也  
于寒乃棄泥也故曰彭氏云時晉悼必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有變臣引之田獵  
其本名略謂之羿下者故絳言危盡如  
文謂之帝夷羿則夷此

非其氏也

陸榮曰直德秀曰傳云靡自有禹氏收  
二國之墟以滅泥而立少康忠於王室  
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  
之忠臣而肯事篡賊據孟子則殺羿者  
者哉顧炎武曰仁乃逢蒙也按竹書  
山金氏據杜注遂以紀年帝相八年寒  
為左氏之謬今按此泥殺羿廿八年絳  
文亦未見靡之事帝於是伯靡出奔  
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高明年少康生靡  
靡乃出奔爾古人之在商世八年伐泥  
文或以二事連屬言滅之立少康是靡  
之然寒泥先殺羿而奔高在帝相絳後  
後滅相則亦未為謬未嘗事羿又按袁  
也惠棟曰及郡古元年羿篡夏相奔  
文曰帝相廿八年寒二豈豈此時靡亦  
泥使其子澆弑帝伯從奔邪真西山之  
靡出奔高杜氏以為論未及此故詳焉  
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復訓夏書有窮國名后  
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鉏孫犬康淫族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  
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鉏邦本恃其射也射羿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澤放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圍四子皆羿之  
門反圍莫邦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伯明

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泥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

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樂樹之詐愚  
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泥羿猶不悛

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

窮門殺之於靡奔有禹氏靡夏遺臣事羿者  
有禹國名今平原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  
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

有斟亭澆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  
宋鄭之間過古禾反靡自有禹氏收二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十一

顧炎武曰注泥因羿燬既燒之餘名室云云非也哀元年曰燼稱有過澆矣此特承晉語文王訪于辛上死於窮門而言以尹賈達云辛甲尹結所引夏訓之文爾供也楊雄擬虞息軒曰處澆於過箴作世五官箴後故稱有過澆泥處窮亡九篇崔駰父子未必以澆處過改稱劉勰論胡廣各有有過矣泥性詐偽因所增廣乃次而題羿室不改羿號皆所之曰百官箴以收羿臣之心也泥林注民有寢以毋不德於民使澆滅斟其生有廟以祀其灌斟率靡因收一國死獸有茂草以棲之燼以滅泥時晉侯其形疏二代稱欲伐戎故因羿事以王實與帝同史記及泥規用師不可不夏殷諸王皆稱為慎耳馬宗璉曰劉帝此羿篡立為王向別錄云辛甲事紂故以帝稱焉七十五諫而不聽去重重累之義故為之周文王以為公卿數家音叶姑

之燼燼遺民也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泥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犬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經啓九道啓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言但念獵武不可重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

封之長子龍洲曰經經管也履軒曰寢廟以人居而言非鬼室前堂為廟後室為寢存參沈彤曰注人神當作人獸陸祭曰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也杜讀重累之重故以為數非是沈彤曰絳言戎禽獸也則伐戎猶漢於原獸說羿事以及虞孫云若草生之再箴乃主勸和戎兼規也服云若草也狄好田故公遂言然則人逐水草而無常莫如和戎乎絳遂言處也按此亦有聚鑒於后羿與初言本意一說存屢也隨一意非不相應會也畜牧屢遷也國語傳於是二句但解絳天戎狄貴貨而易兼及意為下田以時王楚之貨而獲其張本元粹按陸祭王四鄰畏威懷云漢書終軍傳北胡德頓俗語所謂隨音焉若薦通蘇委頓是也按魏志林云草也此與校本獸崇德度用此所引服說同可從注非沈彤曰遠謂諸率及戎狄謂家國

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獮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十一



按自台山舊本作目番本又作養讀如台亭非也今訂正  
 鄭玄曰髮去纏而紒潘也應邵音皮汝履軒曰魯人之髮南陳子遊為魯相豈始於是時哉傳又番之于也國人諱蓋有錯誤也按檀弓不改也按游釋文魯婦人之髮而帛也不改也按游釋文自敗於臺始也似作逸髮謂泉麻典可據婦人之髮與髮相半結之也此男子之免同是時喪從鄭衆說馬融以多不能捕免服故男為屈布為巾高四寸亦髮也故曰皆髮寸著于額上鄭玄也杜說蓋如此然是以為去纏而紒者後不聞魯有男子之髮故難從  
 馮氏云裘音奇駘音記裴駘一子音記裴駘一子音記裴駘一子  
 馬宗璉曰御覽引南使一叶儒邾一叶兗州記訂貽本春秋凡三易音  
 諸言及者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時善道

救郟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邾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日台山○紇恨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髮而已○鬢側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叔孫豹郟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先善道一大夫往會秋大雩楚殺其大夫

履軒曰公至自晉傳只明救郟時公未還戍陳鄭也書之耳三桓專命久矣夫八歲童子何遙命之有注鑿息軒曰此傳自為文前年傳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謠嫌於公自命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增註

及彼今受命於晉會故故不云及其先在善道我往彼會之故云會其按先是殊異而會者成十五年會于鍾離是也林注具始盟于戚不書為晉諱也具之盟終諱之見哀十三年成不書惟晉悼之履軒曰公至自晉傳只明救郟時公未還戍陳鄭也書之耳三桓專命久矣夫八歲童子何遙命之有注鑿息軒曰此傳自為文前年傳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謠嫌於公自命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增註

公子壬夫書各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具人郟人于戚穆叔使郟人聽命于會故郟見經不復殊異者兵來會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郟聞其見伐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於盟土周室故告愬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十四

明實非公命耳  
郝敬曰天子之卿士  
有大子在晉焉得遂  
執之此其託辭助我  
辱天子故不書為王  
諱也春秋之義忠厚  
如此傳不知  
息軒曰巫無公事用  
私覲禮故曰覲

秋文覲直歷反附  
注徒歷反

魯大夫兩人同行  
皆不言及如文十  
八年公子遂殺孫  
得臣如齊是也

經書大雩過雩早  
雩無以相別故傳

趙汭曰劉氏曰傳言  
而獲雨云云殺祭  
于夫貧殺之當也其  
傳文按過雩常雩  
王殺之何謂不刑乎  
解經若此取舍安從  
哉陳氏曰傳見楚以  
不覲殺二大夫

言早以釋之傳不  
釋者皆過雩也雩  
而獲雨云云殺祭  
于夫貧殺之當也其  
傳文按過雩常雩  
王殺之何謂不刑乎  
過特也

加禮謂四年間喪  
乃止也不刑不得  
用刑之道也按罪  
人即子辛也  
按局局猶問問也  
問即烟其取通

顧炎武曰共王不謀  
於衆背晉之盟以亡  
師於鄆遂失諸侯不  
知自反八年之中裁  
殺三卿是失刑也  
陸彥曰逞快也殺人  
屬諸侯信十九年

增註

校本

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貳心於戎失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僑公初即位穆叔覲

天子于晉以成屬郟覲見也前年請屬郟故

賢遍反書曰叔孫豹郟天子巫如晉言比諸

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吳子使壽

越如晉壽越具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

不至今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

合諸侯使魯衛先會且告會期以其道遠

先告期為于偽反故而獻于孫文子會具于善道二

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

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

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

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

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

乃怨而歸罪于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詩曰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詩逸

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已

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

于鄆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夏

左傳

卷十四

十五

以快已意 傳遜曰傳文大禹謨文亦此處書大禹謨之文亦逸詩也

杜時未見古文尚書 故為逸書傳中此類甚多蓋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注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列於學官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帝時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文始備先儒或以為偽辯論頗多今杜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息軒曰晉以會盟徵諸侯盟于戚乃其餘事故經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

按往往歸楚也

襄中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南武縣

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九月丙

午盟于戚會具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

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言鄆人所見於戚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復扶又反見賢遍反而疾討陳也疾急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

陳備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

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一徒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

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

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既反食如字又音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賜反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椒秋葬杞桓公無滕子來朝莒人

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十有

履軒曰無重謂器什各一通無副所謂無長物也器備專指用器不數珍寶矣上文金玉包珍寶在內不當複言 宇鼎曰器三君矣 林註觀備器用也注云謂珍寶甲兵之物是以器為珍寶備為武備之附注積資昔反九備陋甚秋文重如字年積聚同 又直龍反直龍反為桓公卒子孝公句是言物不置貳也 立

北十里 按昨階西鄉十喪禮文也以士例大夫也又按成二年傳註重猶多也即長物意

增註

校本

左傳

息軒曰調嘲通

履軒曰楷首械也既見于莊三十年元

釋按中井說與周札貫穿也頸穿於弓同或以楷為械名而之中也

暗罵履軒可笑陸附注勝猶當也堪

繁曰勝猶當也堪也言其不堪任也

讀若天壓已弗勝之子罕此言蓋告諸勝言其不堪司武之大夫非告君也逐

任也陸繁曰疏云亦逐子蕩也子蕩恐逐故蕩一句亦子罕之語射子罕之門作被

非也是實逐之但子逐之意云云宋人蕩強悍未肯出奔而不復更逐故子罕射子罕之門也元粹不恨其射門傳氏

桓公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

二月齊侯滅萊

書二十二一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繆少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詩照反長丁丈反

子蕩怒以弓楷華弱于朝

子蕩樂繆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

在平故曰楷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楷於朝難

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遂逐之

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

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于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

按陸云是實逐之是云子蕩已出子罕也餘皆非說見下

履軒曰杜以射門為怨若趙盾之子賈楷之比認門被射何李也孔疏又云此

不勝任之有射門只當實逐子蕩蓋子是志其忿而已元粹蕩強悍未肯出奔

按後世南齊雲射佛而射子罕之門寺浮圖亦此意但其

正邪異耳博遜曰昭二年晉宣子來服虔云子罕初欲逐聘傳曰告為政而

樂繆以正國法及樂繆來見也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為如索吐剛

喪其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為不然樂繆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

此志其忿子罕善之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賈季等耳其雅量可知且其時樂

已出亡矣何吐剛之公羊云子及乘埋有然杜言亦不得其而窺宋城是土山

情也息軒曰賈賦也釈文堞音牒一恐不可言賂下文萊名俾亦謂之俾倪

增註

校本

○射食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亦反秋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有貢賦之賂在魯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而慢莒故滅之

狐貍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季武子如晉

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十一月齊侯

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子國之

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

左傳

卷十四

甲寅堙之環城傳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甲寅堙之環城傳

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環戶關反又音患傳音附

特謀也謂賂夙沙衛徐養秀反

之謀蓋鄙人亦嘗賂焉恃之而不設備

也傳此言賂下言謀各舉其一耳

惠棟曰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倍櫓

饋糧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

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按履軒

云堙塞也謂埋其濠非也

馮李驛曰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

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注三

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非也

陸彛曰而字衍文

履軒曰遷萊于郟遷郟小邾也遷萊君

其民也阮元曰於小邾使之寄居

文無萊字云本或作以終身也秋文云

遷萊于郟萊衍字按本或作遷萊于郟

石經萊字下改刊此萊字衍

行十一字蓋初刻時祭前十日預卜日

本無萊字也元粹按蓋一句一也此

據此則中井說不可四月三十三月二

下四月又十一也

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

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

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齊師大敗之敗湫

邑兵來解圍湫子小反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噐于襄

宮無宇桓子陳完玄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

而滅之遷萊于郟遷萊于于郟國高厚崔杼

定其田定其疆界高經七年春郟子來朝夏四月三十一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上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假事

難而城之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

故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

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郟謀救

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鄭伯髡頑如會未

見諸侯丙戌卒于郟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

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郟也味見諸侯未至

會所而而死鄭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

其名於會上鄆七報陳侯逃歸畏楚逃

反又采南反為于偽反傳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一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息軒曰城費之役起不從即不吉也不

於叔仲昭伯之諱而從則不郊牛十日

李氏之僭漸不可制曰牲上常祀非前

夏又非土功之時故牲成上郊怠慢也

經直書城費而傳詳

載叔仲昭伯之言以

秋之傳不言不時者

舉重以略輕不時可

知也

諸侯不生名此其

書名為下書卒而

稱之也同盟赴以

名法當書名故如

名會上如會欲往

會也僖公弒簡公

嘉立

汪克寬曰三上合

禮四十五上失禮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廿七

履軒曰后稷之配特上郊止於三月今以始祖也非關農事書四月而三上不夏殷郊配可以見已從則過時不敬以目郊者報德之義已致龜違故書以譏非祈祭矣獻子乃因非時而非譏其禮后稷而附會焉大失上也月令仲春理義又曰啓蟄節之月天子以元日名寅卯月之交不當祈殺于上帝是郊泛指一月耕以事實祭也其下云元辰而言非以為節氣之天子親載耒耜躬稱王引之曰耕謂耕帝藉是郊而後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也上郊當在啓耕及雪澤正月已耕蟄後春分前此上矣二月乃上郊故曰郊在春分後故譏既耕而上郊杜誤以之啓蟄夏正孟春春分為耕時孔曲為中氣也按三統曆之說非也後改為二月節附按舊本廢作廢非今注傳言啓蟄而郊訂正阮元云石經宋定明四月不得郊本岳本作廢是也按矣獻子此言非直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南遺為費宰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王役仲惠伯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請城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

說文廢固病也與廢其下之澤實各與字有別凡經典廢其郊之晚也疾字宋後俗本多作廢

履軒曰將立之將立以為嗣也未及卿位息軒曰引詩此亦斷章取義言已非不欲夙夜於官職安居官位但有廢疾不能夙夜猶女子懼多露不敢夙夜也侗菴曰與按爾位君位也好賢者為友自言其所正直之臣與之處志曰予好仁由衷之於職位所以憂貧語無容修飾就言可也

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子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己正曲為直正人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十九

云求正直之人與之梓人用之此二字並立則致大福似就即象一器無忌讓起而言失之無忌先為公族大此言起有靖共好正夫今更為其師長直之行必致茲景福聘禮公納質質三下如是則神聽之數揖至于階三讓公句復說此意參看益升一等然後實升明正義定本介景一等林註寡君皆為大也息軒曰定未知何所過失而本是也若則介為助致有此不遜馮下文介福降之不可氏云過字對後字通履軒曰恤民句說公登亦登欲先與下二句是疏解仁拾一級而不可得字唯承上文正直二也疏孫子臣而君字不貼靖共句注分處是橫不順道以屬非存參按過過橫道而為委蛇必越之過按本引左繡將毀折按依杜注是也林注為過失恐則當是衡而下舊非陸繁曰下文云脫不字言橫行而謂從者也衡而委蛇不順道則將毀折

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晉侯  
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衛孫文子  
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  
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  
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  
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  
者也從順也衡而委蛇必拆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拆為十四年

必折然則委蛇之義也孔疏非矣從順兼從與衡不得專言行足利本行作也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傳本同附注委蛇得之類履軒曰從之義兼從與衡非縱同是縱橫之縱矣也杜言魯成公與下文衡字對案者欲明非鄭成公注舊本作從順行非也鄭成在位十四也阮元云宋本淳熙年卒而無十六年本足利本行作也是也傳遜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息軒曰公登亦登亦是自得箋訓委蛇為自得之類是也

時楚圍陳使黃入楚軍也或云而訓汝秋義我使公子黃往楚楚當執

增註

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鄭  
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  
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  
穆公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  
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  
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  
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  
書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衛公陳人患楚楚  
陳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一慶使

左傳

卷十四

二十

息軒曰言懼立公子胡氏曰逃義曰逃是匹夫之事今楚來伐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敬

朱軾曰自鄆如晉也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可矣而為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也

昭三年傳云襄之霸也令諸侯三

告陳侯于會鄆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皆君屬楚陳侯逃歸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難乃

且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

故朝而稟其多少覆扶又反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

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

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

出奔衛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

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

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唐錫周曰後半部左傳全賴此人生色至此方見子書嘆叔度來何暮也

林註不四五年言不久也馮氏云著者云國有大命不可以一字語意便曲

告人妨其躬身故下云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郝敬曰上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此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朝貢天子乃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周也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王也此晉責諸侯朝聘於晉耳傳後譚之不以為僭豈春秋之義歟又曰大夫不禮卿不得會公侯書尊晉侯也夫晉已此會有鄭伯故會侈矣何為又尊之公晉侯無罪但晉如晉鄭伯會而公不侯故不見諸卿也與獨與李孫申君而非貶重臣是教李孫無君也春秋惡晉何為及尊之

侗菴曰兆者上而兆見也注云兆上頗不亦惟下解太簡耳黃河水濁千年一兆云詢多言因兆見清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蟻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蟻子子駟曰周詩泚子子展子罕子○蟻居表反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

而詢問多也本一項云語辭

事注云既上且謀多林註鄭之王謀多分為二項全失語氣有族類民各有心

字鼎曰一句韻協多相違戾按此三上蓋亦詩句故句意句于駟之辭也然亦連上也履軒曰似詩語

職競作羅謂多言縱橫相牽制如網羅也

朱彬曰競爭也言林註犧牲以為盟謀夫孔多主于爭競玉帛以講會而已十年傳師競已死一作尤甚杜注競爭競也下

文謀之多族釋兆云詢多民之多違統職競事滋無成狀作羅存參又按息軒云兆上兆之辭所謂羅也作羅摩之鳥籠羅言不能左右如意也多羅押韻其為辭審矣子駟引之以證謀之多族民之多違耳恐鑿息軒曰五會之信猶且背之雖楚救我亦將背之則兵亂日至子駟之謀不可用也王念孫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三

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上詢謀也職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難乃且反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二年會雞澤五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鄭親我無成鄭為鄙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我無成鄭為鄙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三

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為鄙邑八卿者據九年傳故楚不可從不如待荀罃將中軍士句晉也杜注以親我為佐之荀偃將上軍晉親鄭鄆我是欲為韓起佐之欒黶將鄭欲與楚成不可從下軍士魴佐之趙為子駟不可從皆失武將新軍魏絳佐之元粹案據王說之小曼篇上文將安用之杜注為是息軒為子駟之謀不可用恐非

按林注據鄭玄云匪非也適往也言謀事如此如非行非往而坐圖遠近是用不得其道里遠近之密寄從杜注僻澀不可通息軒亦云鄭言彼行人逢偵岐說是也如匪行邁謀路問其所從也世喻不即行其事而空七年傳匪交匪叛論其是非得失道路亦匪訓彼一說匪也不得于路言不能非也若不行不往得所欲往之路喻不而坐圖遠近

邑而不可從也言于駟不如待晉晉君方欲與成

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

也軍有二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

又及或如字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伯駢鄭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

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

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馮迫也冰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

遑暇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控告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

得善謀也

君下漆管字看武成過亂略略道也

陸祭曰既云悉則不蔡人恃楚不從晉得重言盡矣廣雅索也蔡上添前日二取也悉索蓋言盡取字看附注悉索重以行也或疑索當作言似非或疑索乃率據國語云悉帥敝率訛國語悉帥敝賦率與帥通譌為索賦是也率帥通用耳

王念孫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婦未嫁娶之男女言焚成十三年傳伐我保城是也檀弓遇其父兄即是父兄召杖入保者息鄭注亡其子弟一說謂保縣邑小城馮亦陵焉謂被剪斷也

也馮陵疊韻不得分林註不知所以庇為二義十三年傳小其身也魯語不知人伐其枝以馮君子窮固

杜彼注云馮亦陵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襄八年

三十三

說詳述聞 陸察曰  
翦焉傾覆言其傾覆  
如彼翦斷也 自軒足利本介作介  
曰言翦斷之以至傾  
覆國家無所復控告控亦告也  
案介舊本作介非今訂正注同阮元云  
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作介注同釋  
文亦作介 履軒曰一个一箇也未可  
解作獨使

履軒曰賦標有梅唯草木同類臭味皆  
取汲汲及時之義矣 同賦標梅故答以  
注盛極則落詩本無草木臭味賦形引  
此意亦非賦詩之所故答以獻功受弓  
取可謂蛇足 敢哉兩承命各就所賦  
謂不敢蓋不受及時洗發武子妙于寬  
之意也與下文何時說暗說宜子妙于  
之有相應同臭同味切說明說一則妙  
如臂之使手不須論守比方一則妙于  
及時也

粘讀方與上下文例國救火也 刑書  
相稱不可解為巡丈或書版亦號為器  
於城其云丈城者城耳 皇朝時為司  
之廣狹以丈度之巡馬 武守若今武  
視者目一丈而進至庫使其具守守此  
乎里也注失之 息武庫六典謂治典  
軒曰諸侯三鄉三隧教典禮典政典刑  
隧在鄉外隧正其長典事典也 巷者  
也其職掌近郊之事 宮內道名天子六  
猶周禮隧人之職耳 卿諸侯三卿今宋  
王念孫曰此保亦立四卿一師又令  
小城也謂納國外及祝宗也不言令者  
縣邑小城之民使奔省文耳 以馬為  
救火也注亦非 宇牲祭四面之城讓  
鼎曰刑器凡刑罰之 郤也 知者謂察  
器控措斧鉞之屬亦 知天道將有火災  
在其中何獨刑書 而備之也東方七  
劉炫曰府守謂府庫 病角尤氏房心尾  
守藏

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

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

吏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

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

師于鄭公享之宜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

成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

汲相 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歡以承命何時

之有無遲速武子賦角亦弟角亦詩小雅取其兄

火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

正徒役徒也司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

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 使華閱討右官

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

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使樂造庀刑器亦如

之樂造司寇刑器刑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郎皇父克石之後

使各備其官音云使西鉏吾庀府守

鉏吾大宰也庀六 令司宮巷伯做宮司宮奄

寺人皆掌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二十三

馬于城之四壁以祀四方之神也昭九年  
 初于四鄰亦然  
 陸祭曰此獨於鷄火  
 未盡漢書五行志說  
 曰季春昏心星出東  
 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  
 星入則止火以順天  
 時救民疾據此是一  
 火俱有出內也下文  
 因宋故獨言大火耳  
 劉用熙曰食於心食  
 於味者猶食邑之食  
 謂封火正於火之分  
 野使掌出內之政令  
 非謂死而配食也  
 傳遜曰一說誠長且  
 火正而冠以古則當

明故時候主焉九  
 月日體在房故大  
 火星伏焉南方七  
 宿并鬼柳星張翼  
 星即七星也味  
 謂柳也春秋緯云  
 謂陽首也三月  
 日在胃昏七星中  
 星昏而在南  
 知當作自知見上  
 祭喜為政疏中文  
 或作曰或做近日  
 殷世  
 政教有失禍饗既  
 開必有火災傳氏  
 云相土主火星宋  
 其後也世司其占

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祀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饗  
 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馬祀盤庚皆非禮  
 晉侯問於士弱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何故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鷄火心為大火  
 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太火星伏在日下夜  
 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太火星伏在日下夜  
 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反又  
 丁遘反田如字又尺遂反田如字又音納鷄  
 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  
 辛氏之子傳曰遷閔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  
 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闕於葛反

火正之身矣何配食故先知火災國  
 之有云以出內火則有道天欲徵其時  
 必非既死之後矣又政小失或有火災  
 其下云火正閔伯居周易以變為占故  
 商丘更明也臧琳用九六二易以不  
 曰漢書出內作出入變為占故用七八  
 案入古內字說又詳此筮遇八謂艮之  
 惠棟補注馮李驊第二爻不變者是  
 曰日猶言日者謂近八也此傳及晉語  
 日也陸彛曰日字於遇八之下必別  
 疑誤孔廣森曰日當言周易辨之知此  
 作曰朱申曰恐是自遇八非周易也  
 字俱存參  
 正義遇艮之八不知法遇九為老陽六  
 意何所道以為先代為老陰七為少陽  
 之易其言亦無所據八為少陰二老變  
 賈鄭先儒相傳云耳而二少不變此遇  
 履軒曰晉語負屯艮卦初三四五上  
 海豫皆八又得泰之凡五爻皆變惟二  
 八說者以為不動故得八為少陰不變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閔伯之  
 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  
 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  
 聘也宣子聘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  
 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  
 事在成十六年  
 良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  
 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  
 之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占易遇八為不利

增註

按本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五

曰八此艮之八乃謂也按之八是八也故更以周易占變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良之隨者則其說不舊做適八解非矣閉固之其可相通蓋當時別有又按杜註一爻變其義而今亡也皆無下疑脫以上二字所考諸家強解臆斷疏云一爻獨變則可厭艮之八之論此爻遇一爻以與艮之隨之之不同上或二爻或三爻注史疑八為不利皆變則每爻義異數句鑿已息軒曰不知所從則當總履為足為動於位為論彖辭此四德者東兌為說內動足而在身必然固不可外說是有出東宮之誣罔也馮氏云然象史以卦象占之故猶言唯其然劉禹曰隨其出也阮元錫云筮法以少為曰亡言無速出之事卦主今五爻皆變也郝敬曰姜氏引唯二不動宜從少易此孔子乾卦文言占艮之六二曰艮名理與義姜氏焉及其匪不拯其隨其此况姜之徙在成公心不快而史從變十六年孔子尚未生爻占者苟悅姜耳

故更以周易占變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父得隨我而論之閉固之其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占也史據周易故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指言周易以折之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夫○與音預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

也晚贊易作文言距又以隨六二占之姜氏徙時已八十餘則係小子失丈夫年姜安得此語而先稱之則傳之為後人作甚明也宋歐陽脩顧謂文言用穆姜語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為害道宋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寧誦文言終不敢議傳退孔子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履軒曰下位則與體長相及不仁則與體仁相反故曰不可謂元也不靖則與嘉德合禮相反故曰不可謂亨也姤只是美好矣淫而曰姤婉辭已非姤字有淫義倅頤燈曰說文姤好也方言娥嬈

姤姤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其士競於教奉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韓厥老矣知榮稟焉以為政代將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好也或謂之姤言弃農營田之名也此位而徒姤好其狼不文穡無所對故杜可謂貞息軒曰隨為此解其實種曰順也無四德則無所稼四民士農工商順故曰豈隨也哉也阜隸二字是句案官不易方常也耳一說類能別其

增註 校本

說見成十八年，侗類也。稟猶稟令之。菴曰：農是農事，稽是稟，言韓厥雖致仕，收舉稽則稼自見。古知營事，事就正承，文固不拘拘於對偶。教也。唐氏云：寫八，杜解農為種，本是牽卿和睦，妙在韓厥強疏明知其失，而不老矣四字，蓋無此敢頭駁也。案疏說見，便只是七個人讓下欄。息軒曰：受命也。曰：稟知營雖將中軍，不可敵，弗能報，照不敵專決，必受命於應馮氏云。極稱晉韓厥以為政，言其能不可敵，而說弗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報故下晉饑二字，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而楚之弗能敵者，舉其宜不倫，侗菴自在矣。曰：上讓下競，言貴顯之人相遜讓，卑賤之人互競勸，遂讓見其務德，競勸見其竭力。下競自包賤吏農商而言，杜專指勞職之吏，其義狹。朱彬曰：競疆也，下競謂下自疆勉也。上文士競於教之競，亦同，記禮以疆教之。息軒曰：武城楚

邑在方城北。息軒曰：鄭風東門之，揮篇云：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云：栗行，周語云：列樹以表上栗也。踐，淺也。是鄭道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東門，有淺家室，則猶遠於門，故斬其行栗，以恢道與。履軒曰：肆皆圍鄭句，法者，此亦號令之，連上文亦號令之辭，辭也。非敘事。

增註

校本

敝楚人，可以敝楚人也。三分銳逆，即

使佐中軍使，勾佐中軍，偃將，上軍。○詩照反。中行戶郎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起起佐。上軍，厭黑將，下軍，鮑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于鄭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鮑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一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盛，餼糧餼，乾食。○音成。餼音侯。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青圍鄭。肆，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青圍鄭肆，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也。敝，罷也。吾三分

左傳

卷十四

三十八

陸彖曰暴骨以逞意敵之法也

與上文相屬若曰猶

勝於聚戰而暴骨以愈解為勝見此

逞也不可以爭意乃

屬下言今不可與戰按大勞謂天下戰

爭當大勞未息之時鬪之勞一說猶愈

君子運謀勞心小人暴骨二句一意猶

勤事勞力此先王之云猶勝於聚戰而

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暴骨以逞也不可

明不徒以戰爭為務以爭當在未文下

息軒曰暴骨二句此二句上下倒置

申上猶愈於戰之意也似是然非杜意

言若戰勢必至暴骨存之秋文爭爭鬪

以逞不若使楚疲不之爭又如字附注

能戰當今之時不可爭鬪如字諫爭去

以與之爭也陸說雖聲一說難以爭勝

可通於文不詞不可門子代父當門者

從元粹案息軒說也

是也但大勞以下當從陸說杜注不成

文理中井亦是數句謂不辭勞也或

四軍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愈於戰

戰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

及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

故言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子騂公子發子發公子

嘉子嘉公孫輒子輒公孫蕞子蕞公孫舍之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

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驥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如違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

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

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

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

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盟苟偃

日改載書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要誓言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增註

校本

先傳

卷十四

二十九

勞心或勞力晉皆有之非偏自任勞心

此與陸說同又案爭字中井偏指戰事

亦是注以為當謀爭按天禍以下五十

二字一氣讀

案底舊本作底非今百姓不得耕作

從石經宋本岳本注夫婦解見上尚書

同朱彬曰爾雅釋下民困墊成六年

言底致也書禹貢覃傳注墊隘羸困也

懷底績震澤底定三

邦底貢厥名底慎財

賦史記夏本紀引底

並作致

林注言鄭國而不唯

按照昭告也

見晉楚之有禮可以

庇民者與強有力可以庇民者是聽從

其命令敢有異志不與有禮與強有力

者亦如此盟誓之罰

履軒曰晉人三分其軍迭出伐鄭蓋如前謀也癸亥門其三門我國之民

是晉之一軍與諸侯之師攻之也是時晉何恃霸於二鄭之二軍不出也杜泥

三字為三軍各攻一門謬甚果然是大與前謀異且非所以做楚矣閏月如字注長曆可厭注門五日是謂無風生波杜氏以為此年不應有閏而其長曆於明年十二月之後置閏也汰哉杜氏

陸繁曰上傳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云云門于鄭門云云門于師之梁云云門于北門此傳晉人不得志云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程端學曰既伐鄭而同盟矣晉人亦言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矣無緣

即於此時再伐鄭也按故訓尚猶故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

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

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

乃盟而還遂兩用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

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

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

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

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

啖助曰此誤重說也飛之故疏楚不敢古史或有周正者來鄭猶未服或有周夏正者故有兩月不同作傳者承二國舊史之文遂兩載之

息軒曰若敗晉師其馮氏云以公一以怨益深後欲成不可字寫出幼少光景得焉子展有遠慮故按以與通用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子展勸與諸侯十二而冠卿大夫十六而冠士庶二十而冠

顧炎武曰鶴山魏氏曰祀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祀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尊氏之祀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履軒

增註 校本

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閏月依注讀為門五日國音反又扶板反音庚次于陰口而還地名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公送晉侯晉侯以

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晉侯曰十二年矣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國君十五

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享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祭先君也



曰古人謂宗廟為宗天子七廟文武為祫為宗祫為宗祫其則祫始祖也是亦義無以異也  
陸案曰上文言君冠廟也祫尊而廟親以先君之祫處之杜不待至魯而假於云諸侯以始祖之廟衛者欲及諸侯實為祫蓋用鄭玄舊說客未散故也成公至是及衛冠于成公之廟非祫故杜云之廟乃非始祖也故然按所處上文又云從衛所處以解所謂處之也或云釋前言耳其實祫是處處分也附注廟廟之通稱說見昭元祫一也說見昭元年按鄭云祫超也元粹案據傳十二月杜用之然據此傳晉人方伐鄭則子駟文廟祫通稱子展何得言晉不我晉云唯晉命是聽救哉讀至是傳益信鄭云唯彊是從二伐鄭之役復出也辭俱以告神是其服虔曰質誠也無忠無定主也或云主誠之信故神弗臨也信也附注質實也

亂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節以先君之祫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

陸案曰質實也哀二十二年傳先主十二年傳先主與吳與吳主有質注質王有質注質盟信也盟信也按史記云鳳山曰據下文有要盟也神不聽家信字則質當訓信晉語作要我以盟非語賜之盟質蓋注質義也要猶勸也信也是也息軒曰質謂質諸鬼神言陽與之盟而心不質諸鬼神故神不臨也一說唯有其文而無質實亦通元粹按息軒訓質為正可從成十一年傳齊盟所以質信也可參看傳遜曰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按祈禱皆以幣易符矣何重言之蓋以牲月令曰更皮幣信為言語中之祥瑞是也者耳案施舍之言期年周歲也賜予也言布德惠說襄世一年文王伐詳宣十二年傳遜崇再駕而降為臣曰輸文從車於盡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

不綱要盟綱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被楚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鬻子賜反下同質他代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不置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祈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與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一

積者盡出之於文不  
宜疊蓋輸為委輸之  
輸晉國大矣所當貸  
者必使之皆至絳都  
則大勞擾故以車輦  
運其物於當貸之地  
分積聚四出以就民  
所居而貸之則民安  
堵而德自遍此亦振  
貸之首務注非

○傳元年鄭縣 鄭才河反 阮元曰  
盧文昭云才河之音本當作鄭後人多  
只作鄭按說文作鄭集韻河作何是

○傳二年注復憂 復扶又反下文將  
復復會同 陸祭曰將復之復音扶目  
及孟子有復於王注復自也

○傳三年為誦 誦他檢反 陸祭曰  
當作救檢反 ○禮食 食音嗣又如  
字 陸祭曰如字是

襄九年 左氏傳校本第十四

襄經元年公孫剝字林匹傳為宋于偽歸寘之豉

東垣音為質音元帥所類不與音繼好呼報經二

年甯殖市力齊姜或音側傳伐萊音正輿子音餘

與謚應應對之應其行下孟為不哲矣一本作不

之妣必履公適丁歷反本烝之承界必利反以洽

戶夾 孔偕音偕徧音越疆居良齊竟音不為于偽

若背音弃力○今本棄誰暱本又作昵經三年單

子善音袁僑其驕傳被練徐扶偽反答子其九憂患

一偽子相息亮反介在音晉爭爭鬪為鄭于偽吳

好呼報多難乃旦反虞度待反用鉞音公跣先典

增註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三

○傳四年間陳注間缺，間陳間廁之間，注間音閑又間廁之間又如字，陸祭曰二間一義並音間廁之間。

無重直用反特為于偽反經四年傳為陳于偽反飼陽

孟康直九反或有咎其九反肆夏一名樊國語云金奏肆

夏樊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各呂叔玉韶夏上招

反名遏於葛反夏納本或為納夏誤名渠其居反子負徐于反而

重直用反敢與音預下反牧伯徐音目咨諏○今本咨作諮下咨

度咨詢咨詢音荀為己于偽反下注為定姒為言下為執事同圃布古反

場直良反須句其俱反顛音專失羊朱反之比必二反蓋相息亮

反朝夕如字漏小必淺反其使所吏反夏訓戶雅反下注皆同后

弄音詁自鉏仕居反大康音泰中康音仲下同子相息亮反下

及注慝他得反而亨煮也斟之林反灌古亂反于戈古禾反

掖縣音亦漢書作掖孟康音掖少康詩照反注及下同官箴之林反芒芒

莫郎畫為乎麥反攸家如字本或作攸處○今本亦攸處不擾如少反

冒于莫報反又亡北反其麀音憂鹿牝也牡茂后反可重直用反

猶敷所角反不恢苦回反以好呼報反不懲直升反荐居

一音才易土徐神反不聳息勇反公說音悅番縣一音方袁反

目台吐才反合髻本又作結又作紘音同○今本結朱儒本或作侏亦音朱

經五年子巫亡反扶郈賢通反不復扶又反傳下同愬戎

悉路奉使所吏反覲郈直歷反之好呼報反其王音恭嚴斷

丁亂挺挺他頂反肩肩徐孔反背盟音佩郈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

同魯竟音境致譴棄戰反子囊乃郎反民朝如字入斂力豔反

陸祭曰覲徒歷反○私積積子賜反

陸祭曰積音

增註

左傳

卷十四

三十三

西鄉許亮反相三息亮反經六年傳狎戶甲反調戲徒弔反

以貫古亂反幾日居豈反射女音汝不勝音升見且賢遍反

復託扶又反堙之音因王湫徐子鳥反其公音恭其疆居良反經

七年鄭子音談于鄆字林几吹反于鄆字林千消反所殺音試下同

○今本絨上其名時掌反傳夏正戶雅反隧正音遂多難乃且反

長子丁丈反師長下同好仁呼報反注靖其音恭下介爾

音界下及注同臣後胡豆反不後寡君同子相息亮反下未嘗後

如字徐無悛七全反委蛇於危反下以召南上照反為

執于偽反背君音佩經八年公子燮悉協反邢丘徐音刑傳

伯業音霸又如字本亦作霸先之一如字子熙許其反以

陸祭曰上注文臣後君音胡豆反又云下文不後寡君同未嘗後之後字既無異議而獨音如字一簡之中頓相乖違良所不曉  
○傳八年悉索索悉各反一音所百反陸祭曰一音是

疆居良反注同人壽音授或如幾何居豈反以紓音舒敬其

恭二竟音境注同而庇必利反又下不罷音皮背之音佩至

同杖莫直亮反其咎其九反伯駢扶賢反又傲而

居領女何音汝啓跪其委反傾覆芳服反所控苦貢反以見

賢遍反標有徐扶妙反又扶表反以興許膺反今辟音譬本多

後放此○形弓徒冬反復受扶又反城濮音卜孫臏如字

浪經九年傳汲音急索悉各反畜勅六反本又作水潦徐才

老繕守手又反注之處昌慮反標表必遙反隧正音華

閱音悅皇郎本亦作負音同武守手又反倣官音景四庸本又

音同○今本亦壩般庚步正反字亦作以禳如羊反渥濁於

○傳九年夢曰亡亡如字讀者或音無陸祭曰如字不成義理音無是也  
侗菴曰史云君必出東宮幽閉之地故姜答之云吾必死亡于此不得出也  
亡即死婦人既寡稱未亡人亦然下文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與此相應經曲鞅文亡如字讀者或音無可見鞅文本說固從死亡之辭存參

增註

左專

卷十四

三十四

反得見如字又賢遍反契孫息列反之釁許靳反猶數所主反下同

所更庚音遇艮古恨反元亨許庚反下同論豕吐亂反以折之設

反丁丈反之長下同嘉德易作嘉會新軍將子匠反晉饑音飢又音

機音專本郭門亦作專人恐丘勇反鄭復扶又反敝罷音皮暴骨

陸祭口凡爭鬪之爭本字也平聲諫爭之爭借用也去聲今云爭鬪又云如字未詳

徐扶沃反以爭爭鬪之爭注同又如字適子丁歷反使介音界注同介猶

間也音間廁之歆其許今反隘於懈反所底音旨以庇必利

反能休許蚘反復伐扶又反下同洧津于軌反盍為戶臘反謂

灌古亂反鬯酒勅亮反中分並如字徐音丁仲反聚才住反崇省所景

反期年本亦作暮于向舒亮反

